

狄楚青藏宋拓晉□三行

宋拓《□三行》，為李春湖舊藏，後歸狄楚青，有翁覃谿多次審定跋語。趙聲伯嘗言近今所見晉、唐小楷拓本，當推此為最可寶貴者也。

三六橋訪闕特勤碑

蒙古三六橋都護多，杭州駐防也。任庫倫辦事大臣時，有《朔漠訪碑圖》，徵人題詠。所訪之碑，實有數□種，非專訪《闕特勤碑》也，《闕特勤》其最著者耳。錢塘吳綱齋侍讀士鑑有詩，專詠《闕特勤碑》云：「北徼貞石似星鳳，諸老夢想和林碑。李【文誠師。】袁【忠節公。】王【文敏公。】盛【伯義祭酒。】恣搜討，曾從末座參然疑。幹羅布拓苦未審，【俄人用洋布拓之，送至譯署。】董龔初至施旄椎。【志文貞公銳始用紙拓，流傳甚少。】吾友可園晚持節，眩靄處月鋒車馳。萬安宮妃獨憑弔，窩朵故址無留遺。兩盟之間訪巨碣，摩挲卒讀忘肝肺。手打百本餉朋輩，築亭蔽翼勤護持。碑陰深洫突厥字，旁行左右蟠蚊螭。雙溪醉隱惜未見，得君表褫珍瓊瑰。【碑陰及左右側均突厥文，從未經人道及，君始椎拓之。】我思李唐全盛日，北庭金滿開藩柵。鼠尼昆木來稽顙，都摩支觀闕朝儀。下馬捧兔學舞蹈，丹鳳樓下揚稜威。骨咄次子實人傑，光復舊物恢層基。兄為可汗身作佐，默啜虐政親芟夷。棄仇獨能用墩谷，殊方載赫無愧辭。呂向齋詔致賻贈，戰圖畫像森崇祠。御書特遣高手刻，六人姓氏知為誰？【特以高手六人往刻此碑，見《新唐書》。】察書市石越沙磧，千載屹立光北陲。特勤音轉即台吉，古今譯語無柴僂。耶律北人可徵信，史文作勒原誤歧。方今北盟正雲擾，雄圖妄覲成吉思。金奔巴瓶詎足信，覺迷益使從者迷。展圖噴息拓遐想，安得再遇開元時。」

六橋則自跋此碑云：「是碑在圖謝圖汗、三音諾爾兩盟交界處，距額爾德尼昭二百里許。宣統庚戌駐節庫倫，乘邊之暇，搜獲金石數□種，此碑尤為瑰寶，可讀者共四百五字。逾年重拓二百紙，有一二字又為風霜漫漶，於是建亭護之。所稱闕特勤者，非名官也，曰諱，從俗以成文也。古碑例書官不書名，此為故闕特勤之碑，可知官矣。何官？貳特勤也。骨咄祿之次子，苾伽可汗之弟，非貳特勤而何？疑即欽定《金史國語解》之德【特】伯【伊】勒也。解曰迭勃極烈，倅貳之官。迭勃極烈，即德【特】伯【伊】勒也。蒙古謂其次曰德。特《漢書》：『單于既得翁侯，以為自次王。』《陳湯傳》：『康居有副王，傳云昆伽可汗以特勤為左賢王。』此三者，又可為貳特勤之證。可汗為酋長，特勤亞於可汗，以序行論，以官爵論，闕均可訓次。且隋大業中，西突厥酋長射匱，有弟曰闕達設，今蒙古汗王第二子，猶稱德【特】台吉。滿洲語謂貳讀若掘，與闕音尤近。突厥語與蒙古語，輕重緩促，微有不同。突厥曰可汗，今日汗可汗。妻曰可敦，今日哈屯。大臣曰業護，今日賽特。長言之謂德【特】伯【伊】勒，短言之豈非闕特勤乎？特勒，為特勤本音，汗王子弟之通稱，近世所謂台吉者也，譯人人殊。碑作勤，蓋御製御書，取雅馴耳。然不僅此，唐人以勒作勤，亦數見焉。《唐書》武后改默啜為斬啜，又改骨咄祿為不卒祿。碑云，特勤可汗之弟也，可汗猶朕之子也。父子之義，既在敦崇，兄弟之親，得無連類，其改勒為勤宜矣。樛梨皆借字，撐犁孤塗，此言天子，屠耆此言賢，皆匈奴語。眩靄，《漢書·匈奴傳》：『又北益廣田至眩靄為塞。』服虔注：『地在烏孫北處月。』《五代史·唐本紀》：『沙陀者，大磧也，在金莎山之陽，蒲類海之東。處月居此磧，號沙陀突厥。』是眩靄，古塞名。處月，部落也。唐世突厥浸大，北變西鄰，以包全境而言。丁零故地在突厥北，今俄羅處義爾古德部，其疆域廣矣。此碑自元耶律鑄以來，世所罕觀，雖經俄人暨志董龔將軍先後發明，中外談金石者又各有考證，然碑陰並左右側，附刊突厥文字，無一流傳，亟命廣拓，以公藝林，有阿史那氏墨緣者宜共珍之。」此跋考訂極為翔實，「特勤」必當作「特勒」。迭勃極烈，與德特台吉兩證至確。作「勤」者，唐人臆改之也。綱齋好學深思，必未見此跋，故反以作勒為誤歟？起數語，想見潘文勤、李文誠諸老，考證北徼石刻，椎輪下手時之審慎也。

張蔚西得宋挑筋教碑拓

《挑筋教碑》在河南，當宋真宗時，羅馬帝國征服猶太，其志士循天山南路獻貢品於汴京，以圖恢復，此碑即其時所立也。尚有寺殿之遺碣，鐫唐代年月，則可知猶太教徒，唐時已入我國矣。桃源張蔚西廣文相文遊汴時，曾得其拓本。

王文敏藏魏大代華岳廟碑拓

《大代華岳廟碑》，屢見著錄，而海內僅一本，為王文敏所藏。

王文敏藏宋拓隋智永千字文

智永師書《千字文》真蹟，世間已不可見，石刻者亦無善本。明文徵明所藏有文嘉等長跋，後歸王文敏。趙松雪所書《千字文》，即臨自此帖者也。

王孝禹藏初拓魏劉懿墓誌銘

王文敏得最初拓《劉懿墓誌銘》而題之云：「此本第一行『史』字尚未盡泐，最初拓者無疑。近本不止一石，然皆從『史』字已泐本，是作偽者，無足深辨。嘗謂南北朝諸誌石，當為古今楷書之祖，則此本之珍貴可知。」後為銅梁王孝禹觀察璫所藏。

王孝禹藏初拓魏張猛龍碑

初拓《張猛龍碑》帖，為王孝禹所藏，自題云：「此碑雄秀俊偉，魏碑中當首屈一指，舊本極少。孫兵部汝梅及王文敏皆心儀此碑，求三□年，未一遇。此本不但『冬溫夏清』等字清朗，且比他本多出五□餘字，洵最初精拓本也。」並有文敏題籤。

王孝禹藏魏夔龍顏碑拓

阮文達訪得《夔龍顏碑》最初精拓時，以寄劉燕廷方伯。方伯去世，歸王文敏，後為王孝禹所藏。

丁叔雅藏漢裴岑碑拓

《裴岑碑》，在甘肅敦煌縣關帝廟中，其文曰：「維漢永和二年八月，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部兵三千人，誅呼衍王等，斬馘部眾，克敵全師，除西域之疾，蠲四郡之害，邊境艾安，振威到此，立德祠以表萬世。」隸書，凡六□字，每□字作一行，凡六行。光緒時，丁叔雅嘗得其拓本。

繼幼雲藏陳氏□鐘拓

繼幼雲藏金石頗富，鮑康嘗為幼雲跋陳氏□鐘拓冊，曰：「煙雨初過，盆菊已花，披讀數過，不覺紅日之西墜。塵海中獨余與幼雲最閒，儻從往來，必以墨拓相示，未始非清福之一端也。」

端忠愍精鑿碑版

光緒初，在京各衙門派員恭送玉牒至盛京，盛伯義、王文敏、端忠愍皆在其列。一夕，宿某站，盛與文敏縱談碑版，忠愍詢之，文敏曰：「爾知挾優飲酒耳，何足語此。」忠愍拍案曰：「三年後再見。」歸，遂訪琉璃廠肆之精於碑版者，得李雲從，購宋、明拓本及碑碣，相與朝夕討論，不三年，果負精鑿之名矣。

端忠愍要離墓碣

吳中某氏藏有《要離墓碣》，「要離之」三字下，悉已漫滅，不成文矣。端忠愍撫蘇時，乃以二百金購得之，視如拱璧。遇金石家，輒示之，曰：「吾至蘇後，搜羅盡矣，惟此尚差強人意耳。」

端忠愍藏漢西嶽華山廟碑拓

華山廟碑石久佚，流傳天壤者僅三冊，一曰長垣本，一曰華陰本，一曰四明本，載在典籍，盛名喧赫。朱竹垞跋云，觀者驚心動魂，非虛語也。端忠愍歷年搜討，乃得全歸篋衍。

端忠愍藏漢碑拓

錢塘黃小松司馬易藏漢碑拓五種，一《幽州刺史朱龜碑》，一《成陽臺台碑》，一《涼州刺史魏君碑》，一《小黃門譙君碑》，一《廬江太守范君碑》。每種後皆有翁覃谿之五六跋，又各有孫淵如、阮文達、黃小松等多跋。後歸端忠愍。

端忠愍藏漢石經殘字

漢石經傳世僅三本，一為硯山齋孫氏本，一為小蓬萊閣黃氏本，一為阮文達文選樓本，皆瓌寶也。阮氏本後歸端忠愍。

端忠愍藏宋拓漢孔宙碑

宋拓《孔宙碑》為端忠愍藏，「高」字未裹本也。碑陰舊拓，多缺「故民」二字，尤為他碑陰所無，為宋拓真本。碑文駘蕩生姿，碑陰嚴謹合度，誠漢碑之極軌也。

端忠愍藏初拓漢禮器碑

最初所拓之《禮器碑》，「古」字、「廟」字、「孔」字、「于」字皆未剝落，二「輿」字亦清晰。又碑陰一冊。王文敏審定為宋拓本，均端忠愍所藏。

端忠愍藏舊拓漢魯相乙瑛碑

端忠愍藏有舊拓《魯相乙瑛碑》，不僅「蜀郡」二字尚存，「即」字口波磔間，均鋒鑿如新，誠與近拓本之漫漶者有天淵之別。

端忠愍藏宋拓漢魯峻碑

宋拓《魯峻碑》及碑陰，甚古樸，自然天趣，流露行間，開草篆之門，為草隸之祖，即翁覃谿所謂兼行草之勢者。端忠愍藏之。

端忠愍藏明拓漢秦嶧山碑

秦《嶧山碑》，唐時已不見真蹟，長安祖本亦不數觀。端忠愍所藏明拓本，氣質渾重，猶有三代遺意，上蔡真蹟，此見一斑，有莊眉叔跋。

端忠愍藏宋拓漢泰山秦篆魯孝王石刻

秦篆二〇九字，南宋精拓本，有彭紹升、吳讓之、何子貞跋。石刻為二百蘭亭齋舊物，二本後歸端忠愍。

端忠愍藏宋拓晉定武蘭亭

宋拓《定武蘭亭帖》，有王虛舟、伊墨卿、宋葆淳題誌，稱為海內寡雙之品，並附右軍《丙舍帖》一頁於後。端忠愍藏。

端忠愍藏精拓晉瘞鶴銘

端忠愍所藏《瘞鶴銘》兩種，第一種凡八〇一字，裱為一卷，前有王夢樓寫詩八首，題首「華陽餘韻」四大字，復有張叔未題誌四段，後復有夢樓長題千餘字。第二種為一立軸，為紀也華陽真逸等字。此石早墮江中，舊拓本皆無之。有翁覃谿題三段，阮文達、孫星衍、馬履泰、梁章鉅等題誌。

端忠愍藏宋拓唐姜柔遠碑

唐昭陵諸碑，以宋拓唐《姜柔遠碑》與《崔敬禮碑》為難得，且此碑石久佚，跋誌極多，端忠愍藏。

端忠愍藏埃及碑像

端忠愍藏埃及碑數〇石，多象形字，若禽魚亭臺雲物之屬，又有古王及后像。王像長軀巨目隆準，軒昂而沈鷲，后亦隆準，短小而權奇。【王像高華尺一尺二寸五分，后像高八寸三分，皆半身像，陽文】忠愍題云，蓋五千年外物。此實忠愍於光緒乙巳考察憲政至歐而得之也。

趙聲伯精鑿碑帖

趙聲伯，名世駿，自號山木庵主人。其鑿別碑帖，至為精當，海內賞鑿家頗推重之。蓋以聲伯所藏之唐《麓山寺碑》、《雲麾碑》、《李思訓碑》數拓，初為他人所不經意者，及經聲伯審定，賞鑿家乃知其所藏實為海內第一之品。

趙聲伯藏魏孝昌石窟碑拓

魏孝昌石窟碑，鑿字，撰書、刻、字人姓名悉具，為當時絕自矜重之作。以金石家多不措意，流傳絕少，字畫之存，皆如新鑄。趙聲伯藏。

趙聲伯藏初拓魏王基斷碑

魏王基斷碑為初出土時所拓，通體無少剝泐，刻畫如新，與新拓損字及百字口漫漶者，不可同日而語。趙聲伯藏。

趙聲伯藏舊拓魏高高靈廟碑

金石著錄不載《高高靈廟碑》文，《寰宇訪碑錄》有其目，舊拓罕見。王文敏出重價得之，以配《西嶽靈廟碑》，後歸趙聲伯藏。

趙聲伯藏宋拓唐雁塔聖教序

宋拓褚河南雁塔《聖教序》，兩「治」字皆缺筆，遠過明拓諸本，有郭蘭石題誌。趙聲伯藏。

趙聲伯藏明拓唐伊闕佛龕碑

明拓《伊闕佛龕》碑，趙聲伯藏，跋云：「此在辛丑三字本，決為明初拓本，流傳於世者僅二本，惟王孝禹尚有一本也。」

趙聲伯藏宋拓唐雲麾碑

宋拓《雲麾碑》，為雲間何氏清森閣故物，曾經汪心農收藏，有王夢樓兩跋，較端忠愍所藏本，字畫無描畫之蹟。端本「而論之」「論」字石已泐，字字漫漶，此本則風骨尖利，姿態佻俊，躍然波磔間，有王弇州、翁覃谿兩跋，吳摯甫題籤，定為宋拓無疑。趙聲伯以重價得之。

趙聲伯藏唐皇甫君碑

《皇甫君碑》，世所通行者為三監本，再上則為線斷本。實則未斷以前所拓，稱為真宋拓本。有斷八行者，有斷五行者。斷五行者海內惟一本，趙聲伯藏。

趙聲伯藏宋拓唐孔冲遠碑

《唐國子祭酒曲阜孔冲遠碑》，模糊之字，完好如新，字口未蒙，筆法具在，誠為宋拓精本。《廟堂》沒後，得永興筆法者，獨此耳。有謝安山等題誌。趙聲伯藏。

金明齋藏宋拓王右軍金剛經

《金剛》為般若諸經之王，右軍乃書家千載之聖，真世間之二妙，宇宙之雄觀也。金明齋藏。明齋，名鑑，杭人。

法容叔訪碑

山左金石之多，甲於寰宇。膠州法容叔徵君偉堂精賞鑿，尤好碑拓，曾校阮氏《山左金石志》，訂正其舛誤者，無慮數百事。復就《金石志》及孫、趙二家《寰宇訪碑錄》之關於山左者，最錄其碑目而考訂之。凡所訪知者如濟南府則北魏〇一，隋二〇二，唐四〇，後梁一，後唐一，後周二，宋一百三〇一，金三〇九，元一百五〇一；東昌府則唐三，金二，元二〇二；泰安府則秦一，漢五，晉一，北魏二，北齊五，隋三，唐〇二，後梁六，後唐二，後晉七，後周一，宋一百二〇六，金二〇，元六〇一；武定府則金一，元〇五；臨清州則北魏一，宋一；兗州府則漢二〇六，魏一，北魏三，北齊八，北周六，隋六，唐三〇二，後唐三，後漢一，後周一，宋四〇三，金二〇七，元一百二〇七；沂州府則漢二，晉一，北齊〇四，隋五，唐二，宋六，金二，元八；曹州府則漢二，北齊二，唐一，後周一，宋二〇，金五，元四〇一；濟寧州則漢三〇三，魏二，北齊二，隋六，唐二〇四，後周一，宋二〇，金二〇六，元四〇；登州府則北魏一，隋二，後唐一，宋三，金四，元二〇一；萊州府則晉一，北魏〇一，北齊四，北周一，唐五，後晉一，宋〇一，金九，元四〇二；青州府則秦一，漢一，北魏六，北齊〇二，隋二〇六，唐三〇七，後唐一，後晉二，後周一，宋六〇一，金〇七，元九〇二；膠州則金一，元〇三。

葉鞠裳藏碑拓八千餘通

葉鞠裳藏碑拓至富，嘗曰：「幼長窪衡，咫聞荒陋，見世之號能書者，其臨池輩凡，惟有晉、唐法帖及《醴泉》、《皇甫》、《聖教》諸碑而已。嘗聞姚鳳生明經之言曰：『碑版至唐中葉以後，可等諸自繪。』其詔學僅，未嘗以石刻，但以自書大小字貽之，為書舫之行程。比稍長，與王蒿隱、管操養從事碑版之學，又習聞繆筱珊、魏稼孫之緒言，每得模糊之拓本，輒齷齪然辨其跟肘，雖學徒，亦腹誦而揶揄之。洎通籍，居京師，與王文敏、陸蔚庭、梁杭叔、沈子培游，上下其議論，益浩然有望洋之歎。訪求逾二□年，藏碑拓至八千餘通，朝夕摩挲，不自知其耄也。」

劉鐵雲藏漢東海廟殘碑拓

東海廟殘碑，為江南漢碑之冠，石已久佚，有梁章鉅、張叔未、何子貞、徐渭仁、楊龍石、魏默深、吳讓之二□餘題誌，推崇備至，為劉鐵雲所藏。鐵雲好古，藏奔甚富，僑居山陽，其度藏處曰抱殘守缺齋。

劉鐵雲藏漢曹全碑拓

《曹全碑》於明萬曆時出土，不久即斷。未斷本，海內罕見。劉鐵雲藏有「悉」字未泐本。

劉鐵雲藏初拓魏刁惠公墓誌

初拓《刁惠公墓誌》，端楷古秀，去晉未遠，風格猶存，由晉開唐，為魏碑中希世之寶。劉鐵雲藏。

劉鐵雲藏宋拓晉唐小楷

宋拓晉、唐小楷□一種，均有翁覃谿、張叔未題誌，稱為世間最希有之鴻寶，遠過臨川李氏所印之越州石氏本。唐鶴安舊藏，後歸劉鐵雲。

劉鐵雲藏宋拓晉河南本□七帖

宋拓河南本《□七帖》，吳平齋舊藏，屢次題誌，歎賞不已。後歸劉鐵雲。

劉鐵雲藏隋元公姬夫人墓誌銘

《元公姬夫人墓誌銘》碑，嘉慶初出土，粵寇亂後，石即碎毀。舊拓傳世無多，劉鐵雲所藏者至精。

劉鐵雲藏宋拓唐聖教序

北宋拓《聖教序》，為海內第一本，後有董文敏、王文安兩跋。王文敏得此後，經潘文勤、盛伯羲、吳清卿、王孝禹精鑒，咸推為海內第一。後歸劉鐵雲，鐵雲乃題其後，云「凡得北宋拓，皆自詡為第一，如梁苴林、崇兩鈴是也。然為海內公認為第一本者，為商城周文清公所藏一本耳，梁、崇諸本不如遠甚」云云。且有董文敏、鐵冶亭、郭尚先、何子貞等題誌。

劉鐵雲藏宋拓唐皇甫君碑

宋拓《皇甫君碑》為王文敏所藏，不斷本也。碑於明中葉斷為二，損四□餘字。此本用蠟墨，乃宋人法。世人傳不斷本留世間者僅二冊，此其一也。後歸劉鐵雲。

劉鐵雲藏宋拓唐道因法師碑

真宋拓《道因法師碑》，乃歐陽通所書。通為率更子，世稱小歐陽，克紹箕裘，書法稍變，兼隸分體，點畫怯瘦，結構精嚴。有鄭板橋題誌，定為真宋拓本。王文敏舊藏，後歸劉鐵雲。

劉鐵雲藏宋拓唐麓山寺碑

北宋拓李北海《麓山寺碑》，為北海所書各碑之冠。《雲麾》易得，《嶽麓》難求，非虛語也。王文敏藏，後歸劉鐵雲。

劉鐵雲藏宋拓淳熙閣續法帖

宋拓《淳熙秘閣續法帖》，為宋孝宗南渡後，續得晉、唐遺蹟上石。孝宗精賞鑒，故品在閣帖上第一卷，為天下鍾書祖本。右軍《洛神賦》亦世所未有，石至理宗時，毀於火，雖不全，實亦珍若球圖，有吳讓之、張叔未題誌，後歸劉鐵雲。

羅叔蘊藏唐拓晉□七帖

唐貞觀時，盛行王右軍墨蹟，裴業進士以草書來上，首有「□七日」字，遂呼《□七帖》。今石刻傳世有二本，唐刻尾有「敕」字，有王弇州、閻百詩、朱竹垞、錢徽士、王煙客、曹溶、成親王數□跋，推為千金不易之本，姜西溟藏，後歸唐風樓，為《□七帖》中之冠。唐風樓者，上虞羅叔蘊學部振玉齋名也。

羅叔蘊藏宋拓唐大麻姑仙壇記

宋拓顏魯公《大麻姑仙壇記》，石久佚，傳本絕少，有張叔未題記。羅叔蘊藏之。

羅叔蘊藏宋拓豐樂亭記

宋蘇東坡書《豐樂亭記》，早毀佚。明代有復刻者，幾不成形。北宋初拓本，筆墨起轉之形，躍然紙上，無異墨蹟。既為羅叔蘊所得，乃築豐樂堂以寵之。

龔氏藏唐拓多寶塔碑

唐拓顏魯公《多寶塔碑》，為宣和內府舊藏，嗣入本朝內府。嘉慶初，御賜桂香東少宰，人間始得睹此法物，後歸合肥龔氏。字蹟鋒神森露，於婉麗中尤寓莊嚴，末有王夢樓、朱之蕃、楊明時、崇兩鈴、李文忠諸跋識。

費梓怡藏宋拓唐多寶塔碑

北宋拓《多寶塔碑》為費梓怡所藏，有王夢樓長跋，梓怡之尊人祀懷太史念慈有四跋題之。

繆筱珊藏明奉聖夫人碑拓

直隸定興縣有明天啟丙寅《奉聖夫人客氏德政碑》，乃黃立極撰，張瑞圖書，揭銜皆稱義男，書勢絕精。打碑人李雲從曾拓一本，貽繆筱珊。

金奇中藏明教坊規條碑拓

金奇中嘗藏明秦淮舊院《教坊規條碑》拓本，其文云：「入教坊者準為官妓，另報丁口賦稅。及報明脫籍過三代者，準其捐考。官妓之夫，綠巾綠帶，著豬皮靴，出行路側，至路心被撻，勿論，老病不準乘輿馬，跨一木，令二人肩之。」

趙伯英觀虎邱石刻

蘇州虎邱有生公講臺，講臺左壁橫嵌四石，分刻「生公講臺」四字，其一已碎，相傳李陽冰篆，或云蔡襄書也。其右嵌顏魯公書「虎邱劍池」四字石刻，池隱石刻背，依岩砌短牆以闌之。趙伯英嘗入觀，其間二崖劃開，中涵石泉，如巉山腹以出，水清冽，深不可測。仰視，自崖足以迄於巔，高蔽日。其上紀名殆徧，歲月有署宋以上甲子者，蓋山之尤勝處也。

孫希庵見唐劉巧墓碑

陝西永壽縣二□里部子河地方，於宣統辛亥春，掘得《劉巧墓碑》，尚完好。劉巧之名，不見史傳，碑云乃唐奉天靖難功臣也。孫希庵嘗見之。

龐芝閣藏漢吳天發神機碑拓

篆書《吳天發神機碑》與《國山》並重，石久不存。味道腴齋主人龐芝閣藏之，乃世傳佳本，有金冬心題籤及張叔未跋識。

龐芝閣藏初拓魏鄭文公碑

初拓《鄭文公碑》，有吳讓之、沈韻初題籤。龐芝閣藏之。

龐芝閣藏原拓隋董美人墓誌銘

《董美人墓誌銘》早毀於兵燹，原拓本希如星鳳。龐芝閣得之，調為銘中絕品。

龐芝閣藏唐拓醴泉銘

唐拓《九成宮醴泉銘》，經翁覃谿、王夢樓、顧南雅、吳荷屋鑒定題誌，定為真宋拓本，或推為唐拓本，得見率更之神髓。龐芝閣藏。

龐芝閣藏宋拓唐爭坐位帖

顏魯公《與郭英人書》，世謂之《爭坐位帖》，為魯公草書傑作，有翁覃谿等跋。吳荷屋舊藏，後歸龐芝閣。

龐芝閣藏唐李元靜碑

張司直書，純本義、獻，為山陰法嗣，足為後學津筏。其所書《李元靜碑》，與顏書《元靜碑》，同毀於明，為張叔未舊藏，後歸龐芝閣，真唐刻中無上神品也，有張叔未、黃錫蕃二長跋及題籤。

裴伯謙藏唐麻姑仙壇記

《麻姑仙壇記》三本，為何子貞生平所視為至寶者，小楷題至多次，有數千字之多，又有吳荷屋及其弟子毅、李世倬等題誌，為人間最佳之拓本。子貞當時日夕臨寫，其生平得力，皆由此帖，後歸壯陶閣主人裴伯謙。

王子展藏唐夫子廟堂碑

虞世南《夫子廟堂碑》，舊為宋牧仲、伊墨卿、葉蔗所藏，後歸寄青霞館主人王子展觀察存善，有包慎伯、孫淵如、姚姬傳、張南山等諸題誌，法為宋拓，字體刻畫如新。

劉憲石藏宋拓嘉祐二體石經

宋拓嘉祐二體石經，海內孤本也。咸豐丁巳，山陽丁儉卿得於淮南市肆，何子貞為賦七言長篇。後歸貴池劉憲石參議世珩，屬沈夔笙堪《蘭陵王》詞以張之，詞云：「軟塵隔，青案摩挲翠墨。蘭臺製平揖漢京，三體黃初黯無色。甄惟世幾易，鄒嶧七篇未佚。【內有《孟子》三〇七紙，未經前人著錄。】錚珉字三萬有餘，玉箸銀鈎競標格。【經文凡三萬餘，篆正二體。】簪豪憶恢秘。悵劫墮淤黃，【朱竹垞謂經石沈黃河於泥下。】塵闕瓴碧，【《周禮》一種，開封修學已作瓴甌。】殘縑珍弄錢吳畢。【竹汀、山夫、秋帆所得皆殘本。】羨攬羽威鳳，見斑全豹，高齋頤志舊審釋，【儉卿所著《頤志齋叢書》有《北宋二體石經記》。】付蝮吟筆。石癖，快良觀。共硯北香南，中壘晨夕，鴻都虎觀餘荊棘。念俊賞無恙，古芬須惜。廬開百宋，【憲石藏宋板書甚夥。】更異彩動四壁。」

新疆有古碑

新疆綽采溝有岳鍾琪所書「綽采溝」三大字，乃當時磨去漢碑字而刻者，其碑陰猶存漢人所書某某侯五字。

唐姜行本《紀功碑》，在巴里坤【即鎮西廳。】天山庫舍圖達坂上。【庫舍圖，譯言碑也。達坂，譯言嶺也。】其碑甚高，揭者咸屏息從事。宣統時尚存。

青海有星宿海碑

星宿海東岸草坡下，有碑焉，題「古星宿海」四字，大徑尺。其陰刻苔剔蘚，字體摩挲可辨，橫衍七行，皆梵文也。土人云：「康熙朝立，曩覆以碑亭，後以樹枝為牆護之，四圍石子，豐如平岡，行旅過此，輒投一石，二百年來，積之成阜矣。」青海古今碑碣經蠻人拆毀，鮮有存者，此猶巍然兀立於玄冰黃漠之鄉，蓋蠻人以其為藏文，知有保守之義務，故能保守之以至於今耳。

奉天行宮藏銅瓷

光緒時，曾由政府派員往奉天檢查寶物。藏於奉天舊宮者，僅陶瓷與銅，其品數如左。

康熙款白地藍西番蓮大碗、中碗、盆盤、瓶皿等類，計百三〇四類，共三萬四千六百六〇七件。雍正款釉哥吉和瓶及囊瓶、壺罐觚等類，計百三〇三類，共二萬四千九百八〇三件。乾隆款黃地綠龍中碗及小碗、花碗、大盤、中盤、碗碟、書燈、筆筒、筆洗等類，計百三〇一類，共三萬九千五百零六件。嘉慶款茶圓、茶碗、茶撇及瓶壺等類，計百七〇四類，共一千九百六〇五件。無款者，花罐、花瓶等類，計六〇五類，共一千六百六〇三件。至明代瓷器，永樂、宣德、成化、弘治、正德、嘉靖、隆慶、萬曆及各代有款者，計四〇五類，共三百二〇件。

鼎，百四〇四件，商、周、漢、唐舊物均有。尊，六〇六件，其中商尊、周父尊、伯尊、漢戊己尊、唐夔紋尊及各時代者均有。彝，四〇一件，商、周、漢均有。壘，六件，為周代物。舟，三件，乃商、周、漢物。卣，二〇件，瓶八件，壺百三〇六件，爵二，單五，觚三〇六，觶，角一，卮三，敦二〇九，簠一，簋二，豆六，鋪三，（左上虎、左下缶、右瓦）二〇一，錠一，鏡三，鬲四，鏡四，盃二，冰鑑五，（医，矢改為世）九，盤〇五，洗二〇四，盂四，鍾一，甌二〇四，缶二，簠一，鏹斗三。

余紫雲好古瓷

余紫雲，京師之名伶也。好古瓷，瓶壘碗琖，羅列一室。每自劇場歸，摩挲把弄，自樂其樂，不為流俗之徵逐也。

英人史德匿藏古瓷

英人史德匿者，服務於上海之海關者有年，頗通漢文，且明畫理，解禪悅，而又精鑒別，富藏弄，於金石書畫之外，蓄古瓷甚多，於唐則有越窰茶比，於宋則有定窰碗、定窰劃花琖，於元則有定窰琖，於明則有仿宋定窰瓶、仿明建窰觀音、建窰三彩觀音、建窰香爐、建窰獅子、建窰蓮花式碗、建窰芭蕉尊，於國朝則有康熙仿宋定窰鼎、康熙仿宋定窰尊、康熙仿宋定美人尊、康熙仿明建五彩瓶、康熙粉定大碗、雍正仿宋定窰瓶、乾隆仿宋土定窰瓶、乾隆仿明土定窰瓶、乾隆瓷鼻煙壺。宣統辛亥冬，嘗出其所藏以示人。安吉吳倉碩大令俊卿以其著有論說，深贊美之，謂：「吾國稽古之士，或未能及，將見中西治術，合而為一，美術之進化，此為起點。」誠哉是言。

許守白論舊瓷

廣州許之衡，字守白。好舊瓷，精鑒別，其言曰：「吾華美術，以製瓷為第一。何者？書畫、織繡、竹木雕刻之屬，全由人造，精巧者可以極意匠之能事。獨至於瓷，雖亦由人工，而火候之淺深，釉胎之粗細，則兼藉天時與地力，而人巧乃可施焉。故凡百工藝，歐美之目吾華，皆若土苴，獨瓷則甘拜下風，尊為瓊寶。誠以瓷質之美，冠絕全球，雖百圖仿效，終莫能及，蓋得於天地者厚也。宜夫釵拿之名，代表國號，釋其義，則支那，瓷之省文也，其聲名洋溢，固已久矣。

瓷質之貴，在於瓷泥。瓷泥也者，以地質學語釋之，乃一種富於黏性之沖積土也，大抵由山水激積而成砂，砂復濾細，則成為泥。是種土砂，非隨處所恒有，復分各色，有紫有黃，有褐有白，而以白為最貴，紫也黃也褐也，均無法使之白。而白之一種，千百年來，獨尊景德鎮之所製焉。

吾華製瓷，可分為三大時期，曰宋，曰明，曰日本朝。最有名之窰有五，所謂柴、汝、官、哥、定是也。更有均窰，亦甚可貴。其餘各窰，則統名之曰小窰。而元之一代，歷年較短，與宋末不甚相遠，亦可附於宋焉。明之最盛，在永樂、宣德、成化、嘉靖、萬曆數朝。本朝又可分為五期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道光、光緒，均為一代製作之傑出者。此時代之大較也。

宋瓷之汝窰、均窰、哥窰諸器，凝重古雅，而質之腴潤，釉之晶瑩，歷千載而常新，粉定則精麗妍巧，與乾隆同臻極軌。至於元，則反古拙，有類於土缶硯囊。明永樂影青一種，迥非康、乾之所能及。明宣祭紅，天下稱為瓊寶，而天啟、崇禎，則卑無聞焉。」

許守白論柴窰

許守白曰：「柴窰在河南鄭州，即周世宗所創也。相傳當日請頒器式時，世宗批其狀曰：『雨過天青雲破處，者般顏色作將來。』」

許守白論宋瓷

許守白曰：「宋瓷花之映麗者，莫如粉定。粉定雕花者，窮妍極麗，幾若鬼斧神工。而哥窯亦有加彩者。若元瓷，亦見有暗花者。且曾見一半瓷半瓦之盤，雕凹花加五彩者，其彩與花，異常古拙，是否宋以前物，未敢決定。可知瓷之有花，其由來為古矣。至於明代，則各種花繪窮態極妍。明代嘉靖官窯花彩有五、六餘種之多，其彩畫之奇詭，繪事之偉麗，幾於不可方物也。」

收藏家得偽宋瓷

乾隆時，直隸之磁州有人造瓷，其釉之晶瑩腴潤，極似宋物，收藏家得之，不能辨也。

許守白論汝窯

許守白曰：「汝窯在河南汝州，北宋時所創設也。土細潤如銅，體有厚薄，汁水瑩潤，厚若堆脂。有銅骨無紋者，有銅骨魚子紋者，尤佳者為棕眼而隱若蟹爪紋。豆青、蝦青之色為多，亦有天青、茶末等色。無釉之處色類羊肝。底有芝麻花細小掙釘，乃真物也，其色純靜深穆。」

許守白論官窯

許守白曰：「官窯者，宋大觀、政和間在汴京所造，體薄色青，有帶粉紅色者，濃淡不一，有色帶白而釉薄如紙者。大觀中，尚月白、粉青、大綠三種，有蟹爪紋，紫口鐵足，蓋其胎本紫色也。然宋官窯有數種。南渡後，邵成章於修內司燒造，曰內窯，亦名官窯。其後郊壇下別立新窯，亦曰官窯。是宋時已有舊京、修內司、郊壇下三種。唐秉鈞謂舊京著時未久，當以修內司所造為上，新窯為下，當時已分差等矣。南宋餘姚祕邑瓷，後人亦目之為官窯，大抵皆仿汴京遺製，遞衍遞嬗也。」

許守白論均窯

許守白曰：「均窯者，宋初禹州所造。禹州昔號鈞臺，鈞訛作均，相沿已久。胎細性堅，體略重，釉具五色，渾厚濃潤，有兔絲紋，以紅若胭脂、硃砂者為最，青若蔥翠、紫若墨者次之。初製者色純，無少變雜，後製有青紫相錯如垂涎者，皆燒不足之故，而世人往往尊視此種，猶之佳硯本不宜有鵝眼，而人反以鵝眼為貴也。釉分二種，一曰細平釉，一曰橘皮釉，亦後起者，故兼有紫斑者為多，平釉有紫斑者絕少也。」

許守白論哥窯

許守白曰：「哥窯者，以宋處州龍泉人章氏兄弟善治瓷得名。兄名生一，當時別其名曰哥窯，胎堅，性細，體重，多斷紋，隱裂如魚子，亦有大小碎塊紋，即開片也。釉以米色、豆綠二種為多，有紫口鐵足。無釉之處，色紅如瓦屑。其釉極厚潤純粹，歷千年瑩澤如新。」

許守白論定窯

許守白曰：「定窯有二，北宋時定州所造者曰北定，南宋時景德鎮所製者曰南定，以其釉似粉，故通稱曰粉定。

「北定之胎質極薄，體極輕，有光素、凸花、劃花、印花、暗花諸種，大抵有花者多，無花者少。花多作牡丹、萱草、飛鳳、盤螭等形，源出秦鏡，其妍細處，幾疑非人間所有，乃古瓷之最精麗者也。開片者，其開片皆柳紋白骨，而加以釉，有如淚痕者亦佳品，口底率漏胎，故其口往往有以銅鑲之者。

「南定之胎質極細，色極白，其釉亦曰玻璃釉，惟澄清之處，略閃豆綠色耳。釉中有鼓花者，有不鼓花者，其形式與北定相同，而胎釉微有異。

「粉定之真者，釉光而且潤，與舊象牙同。釉中多有柳紋開片，與偽造之開片異。偽者之釉，或太混，或太乾，或太透亮，或太闇淡，斷不能如舊者之潤亮也。

「粉定種類不一，胎有厚薄，色以閃紅者為貴，閃黃者次之。閃黃，即牙色也。有開片，有不開片。明成化時所仿製者亦佳。」

許守白論平陽窯

許守白曰：「平陽窯在山西平陽，宋時所建，胎釉皆白，中閃黃，微具土色，而製皆仿北定，故又稱曰土定。平陽真者，胎之色純似黃土，質在半瓷半瓦間，釉光而且潤，細而發黃，多有蛇紋開片。偽者色稍閃紅，而質略粗，其釉亦粗而且暗，乾且發白也。」

許守白論耀窯

許守白曰：「耀窯在陝西耀州，宋時所建。初燒青器，仿汝窯而略遜，後燒白器，較佳。初製者，釉透亮如玻璃，色微黃，略似蝦青。後製者釉略混，色甚白，有似牛乳之白者，有似粉油之白者，有似熟菱米之白者。」

許守白論磁窯

許守白曰：「磁窯在直隸磁州，宋時所建。磁石引針之磁石，即產是州。取石鍊陶，磁器之名，乃專指此，後人輒誤以磁與瓷混用矣。器有白釉，有黑釉，有白釉黑花不等，大率仿定窯者為多，但無淚痕，亦有劃花、凸花者。白釉者儼同牛乳色，黑釉中多有鐵繡花、黑花，與貼殘之膏藥無異。」

許守白論建窯

許守白曰：「建窯在福建，初設於建安，後遷建陽，始自宋代。古製者質粗不潤，釉乾燥，又名烏泥窯。後製者出德化，色甚白，頗瑩亮，亦名福窯。有紫建、烏泥建、白建三種。白者似定窯，惟無開片，佳者質厚，而表裏能映見指影，以白中閃紅色者為貴。有凸花及雕字者，然花不甚細。」

許守白論廣窯

許守白曰：「廣窯，南宋所建，在廣東陽江廳，胎質粗而色褐，【即灰色。】所製器多作天藍色，惟不甚勻，釉厚之處，或作靛藍，釉薄之處，或作灰藍，無釉處之色，或如黃醬，或如麻醬，大致仿均窯。其與均窯異者，無紅斑與蟹爪紋耳。」

許守白論宋元盤碗

許守白曰：「宋、元盤碗，出土頗多，然皆汝、哥、龍泉暨平陽、澤潞各項雜窯，無甚特色，人亦輕視之，其聲價不及康、乾之大也。」

許守白論元窯

許守白曰：「元代製瓷，亦有多窯，然其名不著，統稱曰元瓷而已。晚近流行之元瓷，皆出於元時之山西、河南，雖南方亦有所製，亦率以宋末目之。元瓷之名，殆專屬之仿均帶紫之品矣。此製品多作天藍色，兼帶紫斑，以成魚、蝶、蝠等形者為貴。不帶紫者，常品也。河南製者，為元初之物，胎釉色澤，與宋均彷彿。潞安所製，則發見於元代中葉，其胎乃半瓷半瓦，釉比初年略透亮。蒲州製者，亦中葉物，釉亦略透亮，惟紅斑之中帶有葡萄紫色耳。」

賞鑑家得偽元瓷

京師有偽元瓷，其釉及棕眼、砂底、鐵足，一一逼真，雖有識者，亦莫辨其為贗鼎也。蓋九江關某監督之僕習其技，既歸，以北方土燒之，不能工，而殊類元瓷，乃仿造之，遂大獲利。賞鑒家所得，半是物也。

許守白論歐窯

許守白曰：「歐窯，一名宜均，明時宜興人歐子明所製，形式大半仿均，故曰宜均也。製品雖出宜興，然與陽羨名陶一系微有區別，與紫砂、掛釉各器亦微不同，大抵製造時仍參入瓷質，而不純用紫砂。瓶盃等物皆有，以洗類為多。」

許守白論郎窯

許守白曰：「郎窯有先製後製之分，凡裏外皆有開片，而底足有燈草旋紋，色深紅，如初凝之牛血者，此先製也。若後製，則

微有不同。先製者口底微黃，所謂米湯底者是也。後製者口底或作豆青色，或作蘋果青，所謂蘋果底者是也。先製者釉色深紅，後製者釉色鮮紅，惟釉尚透亮，不似窰變之肉耳。又有所謂綠郎窰者，色深綠，蔥蒨可愛，滿身細碎紋片，實則明仿弟窰之品也。雍、乾時代亦有仿之者。」

許守白論宣窰

許守白曰：「宣窰之美，為有明一代冠，不第宣紅、宣黃彪炳奕葉已也。青花五彩各器，發明亦極多，咸為後代所祖，如『輕羅小扇撲流螢』等詩句入窰，實開其先。若海獸、人物把杯，亦極奇肆可喜。至於漏空花紋填五彩，及五彩實填花紋，皆絢豔悅目。又有藍地填畫五彩者，則夾彩之製盛興矣。戩金之製，亦始於宣德朝。」

李乘驥評本朝名瓷

李乘驥，名任，居福州，藏名瓷甚多，鑒別精當。其評隲之言，足備研究，今錄如下：

康熙瓷釉備而畫工，質佳而色耀，價值之昂，殆無與匹。

單彩類，最為世人所寶重者，有三種。一，果綠。綠色於康熙為最盛，故果綠之製特佳，底有兩藍圈，內載「大清康熙年製」六字，或為碎瓷。二，硃砂。康熙硃砂，底無記號，而其特徵在於瓶口之緣，帶淡紫色，頸下始全為硃砂色，瓶之內面及底，皆施白油，座帶灰色而無油。三，霽紅。霽紅亦稱美人霽，瓶與水壺為多，皆小件，底輒無油，有之者必載「大清康熙年製」六字，其特徵在於淡紅中顯鮮紅色，與有茶褐之點，背光則現綠影。價值極昂，八寸之瓶，值英金三千鎊。

多彩類分為二種。一，三彩。康熙三彩，以黃綠赭三色為主，間用藍黑，有黃地繪赭綠者，有綠地繪黑赭者。綠地三彩極難得，底亦有兩圈六字。二，五彩。康熙五彩，以綠紅黃赭藍為主，其瓶有黑地繪綠黃白赭者，黑油中常帶綠色，底兩圈。有黃地繪綠藍赭白者，底兩圈中有一方小形，其為紅地者，底亦兩圈。並有六字。又有白地、赭地等。瓶口為方形者極少。其碗畫五彩農事人物者，底無記號，惟題金字詩句，印以製造人圖章。【聖祖晚年特製之，以示國家尚農之意。】其盤底有兩圈加□字者，兩圈加六字者，兩圈中畫花者，有無記號者。然五彩瓶盤之底，或以樹葉為記號，又常有花紋。

黑地而繪彩者謂之黑地彩，恆於黑油之上蓋以綠油，故油中常帶綠色。康熙黑地彩以黃綠紫三色為主，黑地為油面黑，至瓶口漸變赭色，多不繪花，偶有繪菊花者，瓶之中或刷淡綠油，其盤有繪紅綠花者，底兩圈。

綠地而彩者謂之綠地彩，所繪多人物古事，讀之者可以周知我國古代政治社會之狀態。其最悅目者，綠地外，並益以油底之藍色。【底無記號或相底偶有兩藍圈，或樹葉形。】更有綠地而有藍釉者，【底多兩藍圈。】繪各色花草人物，價值甚貴。

藍地而繪彩者，謂之藍地彩。藍有粉藍、深藍之別，藍地有油底、油面之別。粉藍瓶有斑點，色不停勻，其藍常設於油底，深藍則絕無斑點。康熙油底藍五彩之製，在其中世，方格、樹幹用赭色，樹葉用藍色綠色，花則紅藍赭黃諸色均用。是時紅色尚平淡，無彩釉，惟甚光耀。瓶上並用黑綠兩圈或三圈。有底粗者，有座粗而底有油者。至其末，油底藍五彩之盤，有用金油緣者，底兩圈。

白地而繪彩者，謂之粉彩，其所設之色釉與他彩同，底多有兩圈。

康熙多彩類，率繪人物，亦有繪佛象、八仙、鳥獸、【鳳凰、麒麟等。】海產、【魚、蝦、蟹、海蛤等。】花木【以菊、梅、荷、牡丹為常，每繪蜂蝶以點綴之。】者。花之設色，多紅藍，或間以黃赭。有花黃而心藍者，有花黃而心綠者。

康熙時已有鐵沙，且常以黑線範所繪者。浪紋【俗呼水波浪。】亦始於此時。

康熙之盤，常於其背繪花三朵或四朵，花多設紅黃綠三色，其緣或為金漆，或為黃色。式不一，有凹槽者。

康熙宮中所用者，以黃灰白三色為主，然多以給價過廉，而釉質之佳，反不若民間所製，故御窰未必盡可取。

雍、乾時代之單彩，遠遜康熙。【其時如硃砂頸無紫色、霽紅，不帶綠影。】窰變獨擅長，或紅藍灰雜色，或紅綠雜色，或紫黃雜色，均極斑斕光澤。蓋投燒之時，特將土胚通空氣，使受化學作用也。雍正瓷質極佳，設色亦精緻。康熙彩至此分為兩流，一曰雍正彩，一曰薔薇彩，又名玫瑰彩。

雍正瓶盤，鮮有方形空格，又多假款，註明成化或萬曆年號，盤後多繪花。瓷之繪有柳樹者，自是始。

雍正有五色鬪彩。所謂鬪彩者，無論碗盤瓶杯，輒與其蓋同其色彩花樣，猶之滿園春色，桃李爭妍也。其底鮮有記號。

雍、乾瓷色，有青花兼霽紅者，而珊瑚紅又兼別色彩釉。

雍正有八駿馬盤，乾隆有千花瓶、五蝠瓶，均極精緻。

乾隆之彩釉甚厚，白釉頗盛行，盤中輒有之，間雜以粉紅。

乾隆瓷底多藍印，或長方，或正方，載「大清乾隆年製」六字，或「乾隆年製」四字。乾隆末，有葛明祥者，獨出心裁，製造瓷器，不識者輒誤為窰變。實則窰變有眼，而此無之，窰變常為長紋而下垂，此則全為點染。所染之色，或藍或綠，或黑而帶黃。底粗，載「葛明祥製」四字，亦廣窰之一種也。

嘉、道兩朝，雖有御窰之設，技術遠不及前。然為此時代所特具者有三。一，綠色代赭色繪方格，二，紅色極發達，紅色中之油面紅，或紅地白花，【多道光年製，載年號紅印。】或白地紅花，【嘉、道均有之。】又有全為胭脂紅者。【底無記號。】三，白色浮瓷，始於此代。其製法，先以白泥油繪於釉上，或人物，或花草，入火之後，其泥油塗出而現白色花樣，瓷地多藍綠赭灰等色。

嘉、道以降，瓷漸退步，日惟從事於古瓷、洋瓷之倣造矣。

瓷器之類至夥，除單彩、多彩外，尚有青花瓷、蛋殼瓷、煨瓷、碎瓷、雕瓷、洋式瓷數種。

青花瓷土胚先設藍色，敷油燒之，歷二□四小時即可成。此種以瓷質潔白、藍色分明者為上。藍帶綠晶，其年必久，有時或變為灰、為黑、為紫。蓋其所含者，鎳與鐵多則色灰，鎂多則色紫。明時物，今罕見，成化尤少，正德時始於湖南得一藍質，名為謨罕默德藍，青花瓷自此始大進步。凡嘉靖時物，面常不平，或有開片，底有兩圈，中書「嘉靖年製」四字，其質厚以重。康熙集其大成，製品特多，有純為白地者，有兼油底紅者，有略施油面綠者，有用鐵沙圈者，有為金漆緣或棕色緣者。底多兩圈，或更加六字，或無記號，或繪樹葉。康熙時，大內用繪花者三萬一千件，盤之白地藍龍者萬六千件，盃之繪兩龍舞於雲中者萬八千四百件，碟之白地藍龍藍花爪抱福壽者萬一千二百五□件。光緒末，有康熙青花瓶，藍地繪白梅花，在英京售價五千九百鎊，畫極精緻，色極潤澤，上品也。間有康熙時物，而偽註明成化、萬曆年號者，亦光耀悅目。雍、乾已較康熙為遜。雍正尚有數事佳者，藍色甚閃動，或更施他色釉。至乾隆時之可取者，惟青花瓷、蛋殼瓷與青花煨瓷而已。

蛋殼瓷創於明之永樂、成化、隆慶，萬曆官窰亦有製之者，歷康、雍、乾三朝而不衰，瓷質純潔，而薄如蛋殼，多盤碗等品，乾隆時製者獨否。嘗見一康熙物，底註「大清康熙年製」，面繪玫瑰、蝴蝶，用藍紫黃各色浮釉，其葉用綠浮釉，於強光線中照之，左右均有一五爪龍刻於胚上。雍正之蛋殼瓷，盤背多紫色，其面有五彩。乾隆時盤，背為硃砂色，並有金漆緣，或更有紅線黑線，而無年號，多繪官人物。此件在歐西之市價，約值五□鎊至七□五鎊，其最佳者可百鎊。

碎瓷亦設白油，或他之彩色，【如果綠、寶藍等色，惟無紅色。】其異常粗，南宋時已有製之者。其法使氣度驟降，油面收縮，甚於胚，而極易碎裂，入火之後，即成碎瓷。其碎裂之大小，匠人能任意為之。灰白碎瓷多古式裝獅頭，或他物如八寶等。又多有浮出棕色之花紋，青花亦常見。

雕瓷亦稱貢瓷，先刻花而後敷油，宋已有之，及乾隆末復盛。

洋式瓷作於乾隆之末，自外人定製者半，自我國倣製者亦半，形式與常製異，所繪多西洋人物屋宇。蓋我國瓷器之佳，是時始為世界所贊賞，且以國人知瓷器之銷路不局於國內也，乃略倣洋式以售之異邦。國人亦愛之，故洋式瓷日盛，且較西洋所製者為

佳。

咸豐之世，內訌外侮相乘而至，無餘力以研究瓷器，所製者惟一種白色之盤，緣作蓮瓣形，底註紅色年號，出江西。

同治仿造玫瑰彩，已不及嘉、道。盤碗之屬，底多繪紅桃。光緒時起而效之，釉色乃益不及。惟同光瓷亦有為前代所無者，白色浮花瓷是也。其製法，敷白泥油於胚之彩釉上，入窯燒後，無論人物花卉，莫不昭然若揭。至胚之彩釉，以設藍綠赭灰等色為常。底無記號。

我國瓷器，最初以青花及翠綠輸入倫敦，色質之佳，極為西人所贊賞。歐洲瓷器相形見絀，華瓷銷路因而日廣，價值益昂。西人言青花瓷為美人、荷蘭人所喜，收藏甚多。英法諸國則好多彩瓷，故有青花加彩求售，而佳瓷反因入火而壞者。美人好霽紅，法人尚硃砂，苟能投其所好，必利市三倍也。

許守白論康熙官窰

許守白曰：「康熙官窰客貨，無粉彩，惟御製料款之碗有之。其粉紅為地雜以彩繪者，則尤罕。而市人不察，輒以胭脂水堆料款呼之，實不知粉紅與脂水之迥然不同也。或謂此等堆料碗，乃雍正物而書康熙款者，亦非。」

許守白論康熙硬彩

許守白曰：「康熙硬彩藍綠二色，堆起甚厚，歷年既久，時亦有坼裂之患。紅為深色之抹紅，且較他色釉質有平凸之差，故亦易於褪落。」

許守白論古月軒瓷

許守白曰：「乾隆瓷以古月軒聲價為最鉅。古月軒所繪，乃於極工緻中極饒清韻，物尤難得，杏林春燕之聲價，名噪寰區，疏柳野鶯，亦殊絕也。當時由景德鎮製胎入京，命如意館供奉畫師繪畫，於宮中開爐烘花。或謂曾見有『臣董邦達恭繪』六字者。然尋其畫之派別，殆出之蔣廷錫、袁江、焦秉貞之流也。」

大內有天地交泰瓶

天地交泰瓶，凡兩對，一對高尺五六寸，一對高尺二三寸，乾隆款，五彩花瓶，分上下兩截，上瓶腹部插入下瓶口部，兩相銜接，成一瓶形，此交泰命名之所由來也。中部相接處能旋轉自如，下瓶透花玲瓏，可見上瓶之腹，製法奇特，理想所不及也。

大內有五彩轉耳瓶

五彩轉耳瓶一件，高尺三四寸，乾隆款。瓶之四面有圓格，四格有四季山水畫，可與宋、元諸家比肩。格以外，五彩花紋甚鮮麗。短項大腹，項部一圓管套入管左右，有兩耳，管能轉動，不能提出，故名轉耳瓶。

乾清宮有古瓶

乾清宮有所藏古瓶，高五尺，腹圓口方，徧鑲龍鱗，其色黝然而古，扣之聲鏗鏗。每兩，此瓶雲氣滄然，隔數百步觀之，微茫中若有物蠕蠕而動。

玄天宮藏苗製花瓶

貴州思南沿河司之西岸鐘山玄天宮，有花瓶二，高三尺，周一尺，內瓦而外銅，其色黯。其一有破壞處，盛則漏，其一雖有缺處，尚能盛水。

文子晉藏古甌

宗室文昭，字子晉。原封鎮國公，辭爵讀書。家藏一古甌，至寶貴之，而性喜吟詠，遇有所得，輒投其中以為常。

張叔未藏白瓷彌勒佛

張叔未藏白瓷彌勒佛，乃嘉慶癸亥二月廿六日以銀一餅購於武林中者，高二寸六分，質甚薄，中虛，五竅皆通。釉落盡，見骨，如白石。骨相深刻，食履精妙，作開口笑，對之令人忘憂長樂，跌座，底款曰「江鳴皋造」。是日同觀者，為朱青湖、姜怡亭、屠琴塢。叔未有詩詠之曰：「龍華高會敵精藍，貌出名瓷技孰誥。清供不妨斟米汁，薰修合便共香龕。儘開口笑稱長樂，肯袒肩來作小參。料得江郎纔有夢，諸天頃刻現優曇。」

張叔未藏明建文瓷筆架

明建文王午瓷筆架，秀水錢鐸石侍郎載舊物也。嘉慶癸亥秋，其孫順甫出以眎張叔未。丁卯夏，叔未購之。據款字中有釉，蓋鑄字於坯而後陶者，斷非後人所偽造者也。

翁叔平得偽瓷瓶

翁叔平嗜古成癖，生平搜羅金石、鼎彝之屬甚富。柄政時，有賈人齎古瓶一具求售，翁視之，古色斑斕，而其質甚輕，疑是秦、漢以上物。問其值，索三千金，還以半數，不允，欲持去。翁把玩不釋手，卒以二千金購得。大喜過望，亟為貯水養花，置酒邀賓，相與賞玩。酒數巡，一客起近瓶側，諦視之，訝其滲漏，以手舉之，應手斷爛。客大駭，細辨瓶質，乃熏染硬紙而成者。眾大笑，翁亦爽然自失，急棄之。

張文襄得偽瓷甕

光緒中，張文襄以鄂督入覲，留京師，偶遊琉璃廠，瞥見一古董店裝潢雅緻，駐足流覽。庭陳一巨甕，為陶製者，形奇詭，色斑斕，映以玻璃大鏡屏，光怪陸離，絢爛奪目。諦視之，四周皆篆籀文如蝌蚪，不可猝辨。愛玩不忍釋，詢其價，則謂為某巨宦故物，特借以陳設，非賣品也，悵悵歸。

逾數日，文襄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觀之，亦決為古代物，又欲得之，令肆主往商。未幾，偕某巨室管事至，索值三千金，文襄難之。詢其家世，不以告。往返數四，始以二千金獲之。昇回，命工搨印數百張，分贈僚友。置之庭，注水滿中，蓄金魚數尾。僕從或以刀試之，似受刃。一夕，大雷雨，旦起視之，則篆籀文斑駁痕化為烏有矣。蓋向之蒼然而古者，紙也，黝然而澤者，蠟也，骨董鬼偽飾以欺人者也。

周氏藏宋均洗

洛陽周氏藏宋均洗二事，其一有「瀛臺用品」四字，光緒庚子大內所失物也。

西人得宋均花盆及洗

均窰價甚昂，即一洗一鉢，價必巨萬。某年某賽瓷會中陳列二件，一為小花盆，巴爾氏以重價得之；一為小洗，某西人曾擬以八千金購之。某年由熱河運古瓷至京師，多用大車，途中毀壞者雖不少，而偷漏者尤夥，內務府某官及旗人某某勾結某古玩店為之秘密售賣。宋均佳品，已全為西人所得矣。

周竹卿藏柴窰小水盂

柴窰傳世絕少，得其碎片，輒與金碧同價。錢塘徐印香舍人續娶仁和陸太君玉珍時，奩物不多，獨有柴窰小水盂一枚，色鮮碧，質瑩薄，為人間所罕有。舍人臨池，輒用此盂注水。後贈南海周竹卿大令炳麟，大令歡喜讚歎，作長歌以謝。

王問卿藏鸚鵡啄金盃

明窰器之精者，無逾宣德、成化二代，宣乃遠不及成。宣則雞文粟起，佳處易見，成則淡淡穆穆，饒有風致，如食橄欖，妙有回味。王問卿家藏鸚鵡啄金盃，一名四妃□六子，又名太平雙喜，淡白中見殷碧離離之色，寶光欲浮，使人愛玩不能釋手。

許守白論永樂壓手盃

許守白曰：「永樂壓手盃，底之中心畫雙獅滾球，球內有篆字，為最奇之品。鴛鴦心者次之，花心者又次之。此為底內繪花之始。」

懷獻侯藏眾獸朝龍盤

素三彩之盤，以明嘉靖海馬為最佳，中繪一團龍，旁列眾獸七八，所謂眾獸朝龍者是也。丹徒懷獻侯舍人桂琛嘗得之。

顏某藏瓷盤

康、雍、乾三朝官窯，製瓷極精，內務府庫百餘年來猶有存者。光緒初，以舊物無用，鬻之民間。粵人顏某購得乾隆時大內盛水果瓷盤二，盤內畫鶴鴉一雙，外作胭脂水色，嬌豔絕倫，盤底有料款【燒料款也。】「乾隆年製」四字，盤口徑約八寸，邊沿寬一寸有奇。

吳彥復藏香瓷盤

香瓷種類不一，凡泥漿胎骨者，發香較多，瓷胎亦偶一有之。要必略磨底足，露出胎骨，而後香氣歎溢。且香瓷最不易得。有土胎香者，有泥漿胎香者，有瓷胎香者，此自然之香也；有藏香胎者，有沈香胎者，有各種香胎者，此人工之香也，實皆希世之珍。有梳頭油香者，則古宮匿具也。吳彥復曾藏一盤，徑五寸。吳卒，遂不知所在。

名人搜求古磚

乾、嘉鉅卿魁士，相率為形聲訓詁之學，幾乎人肄篆籀，家耽《蒼》《雅》矣。諷經樵史而外，或考尊彝，或訪碑碣，又漸而搜及古磚，謂可以印證樸學也。於是苗先路得君子館磚於河間，李申者得廉頗墓磚於壽州，儀徵阮文達、桐城吳廷康所得尤夥。而陽湖呂堯仙撫部古磚文拓本著錄者，至二百五十三磚。嘉興馮柳東著《浙江磚錄》，編為四卷。同、光以來，則太倉陸莘農、歸安陸存齋、滿洲端忠愍所得尤不可勝數矣。

畢秋帆賞古磚

畢秋帆撫陝時，值生辰，某令特具古磚數方為壽，并將磚名揭出，裝成冊頁，古雅可愛。畢見之大喜，出勞其僕曰：「我生日，惟爾主所贈，特風雅，甚荷厚意，然未免勞苦矣。」僕遽應曰：「然，即小人於此事亦出力不少。」畢詢其故，僕遽將其主人如何覓舊本摹仿，如何在某處定造，如何上色，如何使之剝落，如何使之生苔蘚之術，一一言之，不稍諱。畢面頰，不作一語，拂袖而入，旁人皆匿笑。

阮文達藏漢晉八磚

阮文達積得漢、晉八磚，因題其室曰八磚吟館，賓友聯吟，乃編為《刻燭集》三卷。

張叔未得漢晉八磚於海鹽

乾隆乙卯四月，張叔未以己亥秋海鹽有海現之異，【相傳每數年輒有數日海潮，遠退數里，大風颶去浮沙，見井灶街墓基址，名曰海現。】城內外古壁纍纍，大半海現時所出，率為麻布文，數百中，一二有文字，因買舟往覓之。至則見漁舍短檣中，有蜀師磚數枚，以百錢購之。其比鄰婦孺見破磚可易錢，咸搜索以出，乃僱漁人擔之以歸舟。凡得漢、晉磚八，因名讀書處曰八磚精舍。八磚之中，有漢永寧元年磚、太康年郭家葬磚。

趙寬夫好聚古磚

仁和趙寬夫明經坦好聚古磚，於斷垣敗壁間，極意搜討。前後所得，凡六十一，為孫吳紀元者二，為兩晉紀元者二十一。始吳主亮太平元年，迄晉孝武帝太元四年。為吉利語者四，曰吉利叶宜，曰萬歲不敗，曰WLYLT；吉日造，曰六月黃吉。為題識姓氏者六，曰褚謁者，曰陳叔惟，曰賀信，曰章氏所作，曰章先作記，曰噲璧。為古錢文者二十一。多六朝厭勝之品，為方勝者二，為人形者四，為雙魚者一。其字有篆有隸，悉方整古勁，畫亦奇愕有致。寬夫珍之，因自號曰保璧居士。

孫月泉載磚而游

錢塘孫月泉，名承祖。質魯好學，嗜古磚，而易為人欺。同治時遊臺灣，為郡縣記室，月脩所入微，輒以購磚。每居停留移，則行篋輒餘具，皆磚也，真贗雜具。暇則出而陳之几，一一摩挲，至夜不倦。

況夔笙得磚於揚州

光緒戊戌九月，況夔笙以客授揚州故，自瓊花觀移居舊城小牛糸巷。其地距舊城遺址不遠，虹橋西南有頽垣一角，屹立荒煙蔓草間，輒督郭姓老僕登城尋磚，辰往午還，肩荷甃甃，殊苦。得磚一，旌以錢百。僕嗜飲，得錢供杖頭，又甚樂。城築於宋而磚則唐，蓋當時取用他處舊磚耳。所得城磚七，其文曰鎮江前軍，書勢精勁圓腴，神似郁孝寬書《武侯祠碑》，又文曰鎮江後軍，又文曰鎮江右軍。又文曰揚州，宋磚也，「揚」字從「手」從「易」，質地色澤，不逮從「木」之磚遠甚。又文曰高郵縣，又文曰全椒縣，又文曰步軍司交燒造修天長塔。

一日，葺廚下短垣，得斷磚，文曰揚州，書勢勁逸。琢為硯，蒼堅緻潤，非他磚所及。「揚」字從「木」。王懷祖《讀書雜誌》歷引《史》、《漢》、碑版以證揚州字，隋以前從「木」，唐人誤從「手」。此磚尚不誤，斷非唐以前物也。

又一日於虹橋茶肆牆間見有磚，文曰大使府燒造。僕輩與之婉商，酬以錢二百，以新磚易之。較他磚稍薄狹，蓋賈似道嘗以同知樞密院事為兩淮制置大使時築城所造也。又於市牆見有磚，文曰殿，亦以前法得之。以上各磚，並陽文隆起，書勢秀拔。惟天長塔磚字小而淺，疏率不工，疑出陶者之手。

劉鐵雲藏鐙柄

欲探篆籀之原，必於陶器求之，而海內收藏家向鮮有所著錄。光緒中葉則有陶器中之鐙柄出見，大率為商、周時物，多三代古文，與鐘鼎文相類。於是而可知真楷成於唐，唐以後無真楷，分隸成於漢，漢以後無分隸，篆籀成於周，周以後無篆籀矣。

鐙為陶質，以膏燃火，使放光明者也。其製與薦熟食器之豆相似，上有如碟者，以盛膏，中有柄，下有足。《禮記》執鐙注云：「豆下附也。」可知鐙亦有有足者，非盡如《廣韻》所謂之有足曰錠，無足曰鐙也。劉鐵雲搜集鐙柄至夥，最精者，尚五百餘具。所鐙之字，極類鐘鼎文，非繆篆，故可確定其為商、周時物。鐙字之處，或圓，或橢圓，或正方，或長方，或匾方，或尖方，且陰文為多，其為陽文者，則不及百分之一也。

李漁村藏季孫行父所城口古瓦

康熙時，東武有李漁村名澄中者，藏有季孫行父所城口古瓦二葉，其質甚堅。瓦口有籀文，一曰千秋，一曰萬歲，字畫圓潤可愛，叩之作金石聲。

成哲親王藏銅雀臺瓦

成哲親王嘗得銅雀臺瓦，有明人之字鑿其上，云得自漳水之濱，其質堅緻如石。

張叔未藏晉瓦荷盂

乾隆己亥秋海鹽海現時，嘉興張德容曾往觀之，買數瓷器，然率破碎不足重。乙卯三月三日，其弟叔未遊海鹽，購得晉瓦荷盂與太康二年磚於海濱漁父，蓋亦海中物也。盂瓦沙骨，釉如雲母，外純素，內梨荷葉七瓣，高二寸二分，口徑五寸，口厚二分，底厚四分。黃省甫語叔未云：「昔隨宦於新鄭官署，山陰童二樹攜太康瓦券來，留嘗累月，其色質絕與此類。」安邑宋芝山題是孟云：「此的是漢晉瓷。世上所謂古窯，隗宮宮碗外，更無與此匹者，至足寶也。嘉慶戊辰閏五月。」叔未曾賦詩紀之。

張叔未見古盆

道光時，瀋吳淞江，工人獲古盆，似瓦非瓦，盛水則熱，繼且沸。旋以爭奪致碎，盆為夾底，中畫離卦，蓋仿諸葛武侯刁斗之製也。張叔未嘗見之。

趙搗叔考證新瓦

趙搗叔大令之謙工書，喜考證。在南昌時，某太守以新瓦刻古文，搗以示趙。搗叔大贊賞，即日援引古金石書，成考證一篇，

洋洋數千言，意殊得，持以示某。某大笑曰：「公亦受吾欺耶？此余贗物也。」出瓦示之，搗叔亦大笑。

劉燕庭藏唐善業泥造像

唐善業泥造像，前人未經著錄。道光己亥，劉燕庭游西安慈恩寺，始於雁塔下物色得之，或全或闕，大小凡八具。全者一面一佛，坐蓮臺，二尊者侍下，或蹲二獸，蔭以娑羅樹，一面則「大唐善業泥壓得真如妙色身」三行□二字，陽化遒勁，若敬客書。

王丹思藏宣窰蟋蟀盆

明宣宗酷嗜蟋蟀，曾密詔蘇州太守物色之。時有蘇州衛中某武弁，捕得蟋蟀一，猛勇善鬪，傳驛上貢，帝大悅，比照捕得首虜功，給武弁以世職，故吳中童謠曰：「蟋蟀叫，宣德皇帝要。」當時官中貯養蟋蟀之具，精細絕倫，故後人得宣窰蟋蟀盆者，視若奇珍，其價值不遜於宣和盆也。王丹思殿撰敬銘曾於市中購得宣窰戩金蟋蟀盆一具，作長歌以紀之，中有「星移物換秋復秋，長聞唧唧蟲吟愁。金花暗淡盆流落，流落民間同瓦甌。延陵遺老昔曾見，銅盤雙淚金仙流。長吟欲招古帝魂，鶉聲濺血悲相酬」。戩金盆流傳絕少，惟吳梅村祭酒曾藏一事，其集中有長歌紀之，低徊詠歎，以寓其開元、天寶之思焉。丹思所謂「遺老昔曾見」者，蓋指此也。

陳其年藏供春壺

供春壺，茗具中上乘禪也，發明於明代吳氏婢名供春者。其後製此者有四人，曰董翰，曰趙良，曰袁錫，曰時鵬。鵬子名大彬，所製乃益擅場。繼起者曰彭君實，曰龔春，曰陳用卿，皆不及大彬遠甚。而大彬弟子曰李仲芳，製小圓壺，則精絕，技在大彬之右。陳其年檢討所藏甚多。

陸賈夫所見時大彬壺

長洲陸賈夫，名紹曾，嘗見時大彬所製茶壺，有分四旁底蓋為一壺者，合之注茶，滲屑無漏，名六合一家壺，離之乃為六也。

張叔未藏時大彬漢方壺

時大彬漢方壺，隱泉王氏藏之百數□年矣，乃國初幼扶進士舊藏之物，其款用刀，書法逼真王羲之《換鵝經》。王心耕為張叔未作緣，叔未乃得之，賦詩誌喜。張又起為之作圖，吳兔牀以隸字題圖冊，曰千載一時，並賦五古張之。兔牀藏大彬壺三，皆不刻銘，不若叔未所得，壺底有歐陽修詩「黃金碾畔綠塵飛，碧玉甌中素瀉起」二句也。

張邦梁藏縮結壺

壺柄縮一結，伸之，可長丈許。明中葉，止庵初建時，西域僧攜之至庵，或覓長柄種仿縮之，皆不遂。嘉慶時，壺入王氏對山閣，後歸張叔未之子邦梁。王辰冬，江蘇何一琴嘗貌其全身。叔未繫以詩，並屬受之辛縮圖為冊，別摹一幅。雙壺結聯者，叔未曾於京都廠肆見之，每以未購為惜。

汪森銘時大彬茶壺

茶壺以砂製者為上，蓋既不奪香，又無熟湯氣，供春最貴，第形不雅耳，亦無差小者，時大彬所製實佳，固不必專以受水半升為重也，但取其形式古潔，即可注茶。惟當試其蓋，可隨手合上，舉之能吸起全壺者，則尤佳矣。徐印香舍人嘗得一壺，乃細土澹墨色，彷彿銀沙閃點，上有汪森銘云：「茶山之英含土之精。飲其德者心恬神寧。」識者審為大彬手製，非假託也。

屈翁山藏玉杯盤、玉鎮紙

番禺屈大均，字翁山，嘗藏玉杯一、玉小盤一、玉鎮紙一，皆漢代物。玉杯為歙縣汪右湘所贈，蓋翁山曾應右湘之徵，作《嘉蓮》詩二章。嘉蓮實產右湘之水香園，右湘見詩歎賞，以為在所徵同人詩百餘篇之右，謂昔黎美周以黃牡丹詩稱狀元，鄭超賚以金疊二器，今屈子亦可稱為嘉蓮榜眼，因以一玉杯，自所居黃山之下阮溪，寄贈翁山。翁山復賦玉杯詩二章以謝之，所謂「花園狀頭那有兩，香園詞客故多才」者是也。翁山嘗時，嘗以杯盤、鎮紙並珊瑚筆架、象箸三□雙，倩趙某質之長生庫，委曲求情，僅得銀兩許，因作《賞古玩行》以寄慨焉。

高宗題蘇東坡玉帶

江蘇鎮江江天禪寺【即金山寺。】之楞伽丈室，故楞伽臺也，藏有蘇東坡玉帶。相傳東坡赴杭，過此，與佛印賭參禪語輸卻者。帶裝以盤，上下表裏，高宗各題以詩。帶繫玉□餘，中四方，為高宗命玉工補之者，上亦刊以詩。

承光殿南有玉甕

承光殿南，乾隆乙丑建石亭，置元代玉甕。甕有白章隨其形，刻為魚獸出沒波濤狀，大可盛酒三□餘石，徑四尺五寸，高二尺，圍圓一丈五尺，至元乙丑告成，敕置廣寒殿。後屢易代，廢置某道院中，為醬甕。工部侍郎三和善鑿古物，於道院見之，賤價贖歸，進上，仍置故處。高宗御製《玉甕歌》，且命廷臣序和，以紀其事。

尹文端得尹吉甫玉圭

尹吉甫，四川瀘州人，有廟祀之。廟藏玉圭，為當時遺物，長一尺三寸五分，色蒼白而溫潤，蓋溫玉也。滿洲尹文端公繼善任川督，自稱為吉甫後裔，親往致祭，索圭觀之，攜之去。

蔣文恪有水晶、玉鵝、玉美人

常熟蔣文恪公溥有水晶一方，中有桃一枝，春榮夏實，與真桃同。又有玉鵝一，色黃，置暗室中，光從鵝背出，滿室輝耀如白晝。又有一玉美人通體白如截肪，惟口及私處赤如丹砂。

某鹽商得偽玉笄

光緒末，揚州有鹽商某者，有嗜古癖。或以道士所戴玉笄求售，曰：「是王右軍物，世守至今，將售諸人，然非四千金不可。」某愛玩不釋手，曰：「價太昂，數百金可矣。」其人置物案間去。翌日，有客訪之，討論古器，某出此示之，客大笑曰：「是某之物耶？是為偽以給汝耳。某年某月日，予在宜興，親見其定造，君何受彼愚之甚。」某為所激，怒甚，不復顧慮，遽拍諸几，應手立碎。

又數日，此人又持某貴公子函至，函中云：「近聞有王右軍時物，是真希世之寶，予已允價五千，聞物在君家，請交其人帶下。」某見函，懼且怒曰：「此乃偽物，吾已碎之矣。」其人則故為謹慙狀，對曰：「家貧，惟遺此寶物，本不應售，以貧故，出此為餬口計，幸畀我。」某曰：「已碎之，奈何？」則又曰：「前已言此物實值四千金，安有碎理，殆貴人知我待用甚急，戲我耳。幸檢出畀我。」某為所持，乃實告之曰：「前客言，某時見君在宜興定造此，復有何說？」此人曰：「在宜興造，誠有之。」則探懷中一物示某云：「曩以貧家懷寶，索觀者眾，慮有損失，故造此以供眾覽。若原物，則日前始取出也。」某至此，瞠目相視，不能作一語。其人復曰：「縱謂非寶，然家有敝帚，享之千金，亦小人之常情也。況物未成交，公何遽毀之？今某公子已允五千金以相購，吾恃此活命。公毀是，即毀五千金矣。奈何，奈何！」某為所挾，不得已，畀以三千金，始無言而去。

張叔未藏白玉瓏

白玉瓏色質溫潤，有紅斑，繫帶之兩旁，一在上，一在下，俱已摩泐，洵周時器也。嘉慶癸酉□月，張叔未購之於宋芝山。

張叔未藏穀文玉琫

《說文》所載，琫，佩刀上飾也。《小雅》：「鞞琫有珌。」傳：「鞞，容刀鞞也。琫，上飾。珌，下飾。」《大雅》：「鞞琫容刀。」傳：「下曰鞞，上曰琫。」許蓋用毛說。琫之言奉也。刀本曰環，人所捧握也，其飾曰琫。《毛傳》曰：「天子玉琫而珌，諸侯璆璆而璆，大夫鏐璆而鏐，士琕璆而琕。」許說：「天子以玉，諸侯以金。」張叔未所藏白玉穀文琫，緣帶微璊，一面穀文，一面臥蠶文，惟出土未久，尚少溫潤。舊為趙晉齋藏物，道光乙酉秋，歸叔未，價銀□餅。

先是，晉齋得此時，出土未久，光采尚蒙翳。既歸叔未，摩弄數年，而穀文頑彊者，猶□之四五。後為金范湖之子魯卿喬梓及

張受之所摩，歷數年，始溫潤，惟穀一顆之殭未盡去也。

陳原心藏古玉八□一事

近世競尚舊玉，真贗既極難辨，而摩洗澄澤，為術至多。有陳原心者，振奇人也，於擊劍談兵而外，尤好玉，似其父。嘗落魄楚北，往往不舉火。蓄一啞妾，日閉置之。輒手一玉，彳亍於市，且行且撫摩之。道光壬午，自楚歸，其母手一篋付之曰：「此汝父一生心力，易產所置，將留以待進呈者，皆三代物也。」原心受而檢之，得古玉八□一事，光怪陸離，五色具備。其後秀水杜小舫方伯文瀾遇之於武昌陳東屏座上，談次，見其探背出一拱璧，大如盎，曰：「此周代姜太公瓊也。曾游晴川閣，墮三層樓，不死，以背有此瓊，能輕身，故自是常負之，不須與離。」小舫竊笑其癡。及粵寇陷武昌，則原心方客大冶未返，啞妾與玉乃悉付浩劫矣。其所撰《玉紀》，本其家學而詳論之，皆信而有徵者，茲特移錄如下。原心，名性，江陰人。

名目 玉有古今新舊之別。新玉，人皆知之。古玉，則以入土不入土為斷。入土重出之玉，世謂之舊玉。更有古時含殮之器，謂之琿玉。【口實曰琿。古人多以水銀殮，因水銀性活易流，遇玉則凝，故用玉以塞之。】不知者，遇舊玉，皆稱為琿玉者非。更有音訛而呼為漢玉者，尤非。

玉色 玉有九色，元如澄水曰璧，【音兮。】【音筆。】綠如翠羽曰璫，【音盧。】黃如蒸栗曰珣，赤如丹砂曰瓊，紫如凝血曰璫，【音門。】黑如墨光曰璫，【音譜。】白如割肪曰璫，【玉以潔白為上，白如割肪者又分九等。】赤白斑花曰璫，【音栗。】此新玉、古玉自然之本色也。至於舊玉，則當分別外沁之色。所謂沁者，凡玉入土年久，則地中水銀沁入玉裏，相鄰之松香、石灰以及各物有色者，皆隨之浸淫於中，如下染缸，遇紅即沾紅色，遇綠即沾綠色。故入土重出之玉，無有不沾顏色者。若無水銀沁入，雖鄰入顏色，亦不能入玉中。有受黃土沁者，其色黃，【色如蒸栗。】名曰珣黃。【若受松香沁者，色更深，復原時酷似蜜蠟，謂之老珣黃。】有受靛青沁者，其色藍，【色如青天。】名曰珣青。【此青衣之色，傳染沁入，有深淺不同，有深似藍寶石者，謂之老珣青。】有受石灰沁者，其色紅，【色如碧桃。】名曰孩兒面。【其復原時，酷似碧霞璽寶石。】有受水銀沁者，其色黑，【色如烏金。】名曰純漆黑，【此非地中之水銀，乃古時殮尸之大堆水銀沁入，方有此顏色。】有受血沁者，其色赤，【有濃淡之別，如南棗、北棗。】名曰棗皮紅。【此乃尸沁，非潔物也。】有受銅沁者，其色綠，【色如翠石。】名曰鸚鵡綠。【銅器入土年久則青綠生，玉適與之相鄰，為其傳染沁入，復原時似翠石而更嬌潤。】此外雜色甚夥，有硃砂紅、雞血紅、粽毛紫、茄皮紫、松花綠、白果綠、秋葵黃、老酒黃、魚肚白、糙米白、蝦子青、鼻涕青以及兩過天青、澄潭水蒼諸名色。受沁之源，難以深考，總名之曰□三彩。又有各種巧沁花色。如蝦蟆皮、灑珠點、碎瓷文、牛毛文、唐爛斑等名，皆出人意料之外。更有一種香玉，嗅之，作奇南香氣。【奇南，香木名，出海南，見《七修類稿》，俗稱加南者訛。】蓋玉在土中，與香物為鄰，年久受其沁，沾其香，非玉之自能吐香也。【欲試，須烹佳茗，置玉其中，香氣自吐。】此種絕少，真稀世之寶也。

辨偽 舊玉與石，最難分別。世有美石，酷似脫胎舊玉者，不下數□種，亦具五色，皆堅硬，不可刀削，是在認其體質。如真舊玉，其體質必溫潤沈重，精光內含。如石類，皆乾鬆脆脆，賊光外浮，非真巨眼，鮮不以燕石為玉。更有宋宣和、政和間玉質贗造，將新玉琢成器皿，以虹光草汁罨之，其色深透，紅似雞血，【虹光草出西寧大山中，似茜草，其汁能染玉。用草汁入礪砂少許，罨於玉之文理間，用新鮮竹枝燃火逼之，則深入玉之膚理，紅光自面透背。】時人謂之得古法。賞鑑家偶不知辨，或因之獲重價焉。此等頗少，識家呼為老提油者是也。比來玉工，每以極壞夾石之玉染造，欲紅則入紅木屑中煨之，其石性處即紅，欲黑則入烏木屑中煨之，其石性處即黑，謂之新提油。初僅蘇州為之，近則徧處皆是矣。又有一種死玉，不可不辨。凡玉性畏黃金，若玉入土中，適與金近，久則受其剋制，黑滯乾枯，便成棄物，縱加盤功，頑質不化，若認為水銀沁，則誤矣。

質地 凡玉在土中，五百年體鬆受沁，千年質似石膏，二千年形如朽骨，三千年爛為石灰，六千年不出世，則爛為泥矣。如果三代以上舊玉，體已朽爛，其質鬆軟，指爪亦能摺落。【名曰老三代。】若秦、漢時舊玉，質地雖已爛軟，玉性未盡，非刀不能剋落。若晉、魏、六朝舊玉，質地未鬆，其性尚堅。偶有軟硬相間者，係南土中出世之物也。至唐、宋時舊玉，質地全在，堅硬如故，惟水銀間有沁入玉中耳。

製作 三代以上製作款式，各代不同。夏尚忠，雕刻極細如髮，嘗有玉器上鑲嵌金絲寶石者。【鑲嵌係夏制，今人呼商嵌者訛。猶之宋刻乃周時宋國人所刻，所謂宋人刻者是也，今世謂為宋朝人所刻，謬矣。】商尚質，雕刻樸素少文。周尚文，雕刻細密而縛。夏用鳥跡篆，商用魚蟲篆，周用大篆，要皆陰文多在器內。秦兼大小篆，漢則小篆漸用陽文，多在外。三國、六朝以後，並用隸楷矣。

認水銀 凡舊玉，必有水銀沁入，贗舊則無。蓋玉喜水銀，玉入土中，久不透風，則朽爛體鬆，地中隨處皆有水銀，故水銀沁入玉之膚理。【此非殮尸之水銀也。】看水，更須分別老嫩。若三代以上舊玉，水銀在內，已結成塊，乾老色滯，參差錯落。若秦、漢時舊玉，水銀雖結成塊，其色鮮亮。若魏、晉、六朝時舊玉，水銀明混活潑，有成片者。若唐、宋時舊玉，水銀吸入未老，得人之熱，滾動易出也。

地土 舊玉須分別何處土中所出，如陝西、甘肅、山西、四川諸省，謂之西土，地土乾燥，玉在其中，雖爛似石灰，而棱角文理全無損蝕，最為上品。其直隸、山東、河南、湖廣以及江蘇之徐州、安徽之潁州、六安諸處，謂之中土，地土雖乾不燥，玉在土中，年久稍有癢痕者次之。其餘各省，皆謂之南土，玉在土中年久，文理大半模糊，且缺損者多。惟沿東海一帶出鹽之處，謂之鹹土，玉在其中，不百年已腐爛不堪矣。

盤功 凡三代以上舊玉，初出土時，質地鬆軟，不可驟盤，祇可在手中撫摩，或藏於貼身，常得人氣養之，年餘，玉氣稍蘇，謂之臘肉骨。又養一二年，玉稍復明，謂之臘肉皮。【云骨云皮，以其狀相似也。】養之年久，地漲自然透出，層厚一層，漸漸復硬。再掛再養，色漿亦自然徐徐鋪滿，還原□足，酷似寶石。此之謂文工，非□餘年不能成也。若欲速成，須用武功，亦必得人氣養之復硬，然後用舊白布輕輕擦之，稍甦，再換新白布，愈擦愈熱。【數人晝夜替換輪擦，不可間斷。】水銀自從土門內漸次擠出擦落，其中灰土亦隨之而去，【水銀透出處謂之土門，甚至裂成大縫，復原時水銀自然去盡，融化無跡，不知者多誤認為損壞。】於是玉氣漸漸透明，顏色徐徐融化，地漲亦層層透足，色漿亦處處鋪滿。三年不間斷，可以成功，既甦且明，酷似水晶，仍須人氣養之，方能還原如寶石，此謂武功也。及其成功，皆是脫胎舊玉。脫胎云者，玉器埋土中三四千年，朽爛如石灰，出世，常得人氣養之復原，石性全去，但存精華，猶之仙者脫盡凡胎之意。其玉晶瑩明潔，毫無渣滓瑕疵，似寶石而更含光純粹，乃陰陽二氣之精也，故稱寶玉。此非親歷其境者不知，亦非初學賞鑑家所肯信也。至其終始顏色，時聚時散，變化多端，竟似晴雲舒卷，幻化無心，令人莫測，亦莫知其所以然也。不獨舊玉可養，即寶石、珊瑚，入土厄爛，得人氣養之，亦能脫胎復原。惟蚌珠入土，不過百年，已成灰土矣。如入土雖已受沁，而未經厄爛之舊玉，年代較近，其體尚堅，儘可用灰提法【用栗炭灰、木賊草泡水，入銀硝少許，合裝大瓦罐內，將玉懸空掛於其中，用栗炭火煮之，水淺隨添，以提出玉中水銀、灰土為度。】煮之，提出玉中水銀、灰土，再看身分，或用豬鬃刷，或用棕老虎，或用麩皮袋，或用米粉袋等法盤之，成功較易。然看火候最難得法，太過不及，均於玉有傷，不若人氣溫和，養之穩妥，不諳者未可輕試也。

養損豐 初出土之舊玉，質地未堅，尚有誤碰損豐，【音問，破損痕也。楊子《方言》：「秦晉器破而未離謂之豐。」】祇要不落，即掛在貼身，常時養之，日久自能合攏。

忌油污 舊玉地漲未足，色漿未滿，土門未合之前，尚有水銀、灰土在內者，切忌沾染油膩，並婦女汗手盤玩。倘沾油汗，則土門閉塞，水銀停住，灰土久不能出矣，縱加盤功，終無益也。

金螺青幼而愛玉

金螺青太守吳瀾幼而愛玉，一日，讀《魯論》朱子註云：「君子無故玉不去身。」及自塾歸，即從其母乞玉以為佩。其母檢一

二事以授之，曰：「守身如玉，勿傾跌焉。」其後讀戴《禮》，至「君子比德於玉」句而憬然有悟，益好之，自是而搜羅之舊玉充斥於篋笥矣。

杜小舫藏古玉釧

杜小舫富收藏，多舊玉，嘗出古玉釧以示金螺青曰：「此真脫胎舊玉，淨如水晶，明若瑪瑙，每風雨將至，先現白霧如絮，歷歷不爽也。」

端忠愍藏漢玉圈

端忠愍嘗以千金獲一漢玉圈，羊脂底，面有硃砂斑。圈初藏某氏，某歿，其子素遊蕩，以二百金質於人。其人設計吞之，訟諸官，得直。後窮乏，乃使販古者持詣端，端予以千金。

金明齋藏漢玉扇墜

金明齋藏漢玉扇墜，鐫鴛鴦，紋甚精細，聞為唐武則天殉葬物。

朱劍芝藏漢玉螭

朱劍芝有玉螭一，甚珍之，斯須不去身，蓋漢玉所製者也。

太和殿有白玉缸

太和殿前有白玉缸二，中植菡萏，翡翠為葉，披霞為花，金屑為泥，明禁中故物也。光緒庚子以前尚存。

圓明園藏水晶

圓明園天地一家春陳設水晶一方，中有物若珊瑚，旁一蟻甚大，朔至望則由末至顛，望至晦則由顛至末，每月之大盡、小盡無不皆然。

何潤生藏碧玉水注

何潤生觀察恩焯曾藏軟玉水注，色明透，若碧玉沈香玉，產於大麗江之摸梭山。初出穴時，柔如石膏，見風始堅。

宗嘯吾所見晶墜石子

同治庚午，宗嘯吾司馬在都時，曾於某邸見有所藏水晶扇墜一枚，狀如雞卵，中有若蜜蜂者，蠕蠕欲動。又於一親串處見有石子一，青赤色，入水則現一天然祕戲圖。謂天地生物，真有不可以理解者，二物皆目睹，否亦未敢遽信也。

孫景高藏虹橋板

福建大藏峰山有洞，其凹處有板大小千百餘條，橫斜架立，千萬年不朽不落，色如陳楠。相傳宋朱文公云是堯時居民所棲，避洪水處，後水退而木存。然觀其木，不類曾受斧斤者。洞中羅列群木，山下灘水湍急，舟不能泊，袁子才實親見之。後至杭州，又見孫景高家藏虹橋板一片，木微香，肌紋細潤，上鐫梁山舟侍講詩。

吳尺覺藏妝域

吳尺覺藏妝域，曾與杭堇浦、沈樂城、厲樊榭、趙功千、趙意林聯句以詠之。妝域者，形圓圓如璧，徑四寸，以象牙為之。面平，上鏤樹石人物，丹碧燦然，背微隆起，作坐龍蟠屈狀，旁刻「妝域」二小字，楷法精謹。當背中央凸處，置鐵鍼，僅及寸，界以局。手旋之，使鍼卓立，輪轉如飛，復以袖拂，則久久不能停，踰局者有罰。相傳為明時宮人角勝之戲所用也。

黃小松藏妝域

黃小松司馬易曾藏妝域一具，琢象齒為之，其體圓徑二寸五分，面平，底稍隆起，正中有臍，六稜突起，臍中卓一錐，長三分寸之一，如鑑心而不銳，可使几上旋轉者，即此錐也。六稜之四周，鐫有小楷字，自右而左，順讀曰「甲寅年七月二日造，李得仁」。蓋萬曆二四年也。六稜之外，雲氣繚繞於仙山、樓閣、琪花、瑤草之間。下有二鹿，牝牡相倚，文顯而不深。其正面則樓館、山樹、人物，皆鏤空飛動。窪處大小二艇，酒罇、舟子相待，老羽衣翩然攜琴，童子繼至。

攝影木屏

光緒時，某官藏古器甚多，有插屏一架，以木為之。屏上現一農夫扶犁叱犢狀，鬚眉畢現，栩栩如生，耕牛亦活潑可愛。諦視之，非繪非刻，蓋木中自然之影也。質之主人，則曰：「此為臺灣所產之奇木，其皮質與常木無異，惟解剖而中分之，則紋理顯然，宛如大理石，山水人物之狀，無一不具。」人初莫明其故，按之物理學，蓋此樹有攝力，能攝前後左右之景物，而留其影於樹中，如西法攝影術然，遂名為攝影樹。土人甚珍視之，一片值數百金。

黃椒升藏周公瑕紫檀椅

周公瑕紫檀檀椅，其椅背之板有四句云：「無事此靜坐，一日如兩日。若活七十年，便是百四十年。戊辰冬日周天球書。」天球，公瑕名也。公瑕生明正德甲戌，卒於萬曆乙未，年八十二。此戊辰為隆慶三年，時年五十五。嘉慶戊辰閏五月，張叔未詠此器云：「止園當日此靜坐，屈指於今五戊辰。剩有句題坡老好，恰宜案共墨林珍。香爐茗碗長吟癖，清簟疏簾自在身。一活未徒百四十年，大椿還有八千春。」蓋椅為海鹽黃椒升都事錫蕃所藏，因乞叔未書之，復刻於上，并鈐古鑑齋印。

張叔未項藏墨林斐几

去秀水之新篁里，可五六里，為羅漢塘，蕭氏世居之，頗富藏書，並蓄項墨林斐几。几高禾中之衣工尺二尺二寸三分，縱一尺九寸，橫二尺八寸六分，文木為心，梨木為邊，右二印，曰項，曰墨林山人，左一印，曰項元汴，字子京，蓋天籟閣嚴匠望雲手製物也。張叔未以葛見巖之介紹，購得之，因作銘，索其兄文魚書之，銘曰：「斐几精良，墨林家藏。兩緣遺印，為圓為方。何年流轉，蕭氏遷塘。火烙扶手，牙缺右旁。斷齧切蔥，癩痕數行。乾隆乙卯，載來新篁。葛澗作緣，歸余書堂。拂之拭之，作作生芒。屑丹和黍，補治中央。如珊網鐵，異采成章。回思天籟，劫灰浩茫。何木之壽，歸然靈光。定有神物，呵禁不祥。宜據斯案，克綽永康。爰銘其足，廷濟氏張。書以付架，其兄燕昌。」

劉蔥石藏大小忽雷

大忽雷、小忽雷，本馬上樂，又名二絃琵琶。忽雷，即鱷魚，其齒骨可作樂器，有異響。經曰，河有怪魚，厥名曰鱷，其身已朽，其齒三作。忽雷之名，實本此。而其作也，蓋唐韓晉公奉使入蜀，至駱谷山椒，巨樹聳茂可愛，烏鳥之聲皆異，下馬，以探弓射其顛，枝柯墜於下，響震山谷，有金石之韻。使還，戒縣令，募樵夫伐之，取其幹，載以歸，召良匠斲之，亦不知其名，堅緻如紫石，復有金石線交其間，遂製二樂器，名大者曰大忽雷，長今營造尺二尺八寸五分，似琵琶，止二絃，鑿龍其首，螳螂其腹，牙柱齧齧，左右相向，背施朱漆，上加采繪，有金縷紅紋，蹙成雙鳳；小者曰小忽雷，長營造尺一尺四寸七分，準漢建初尺一尺九寸四分，面廣七分，亦二絃，龍首鳳臆，蒙腹以皮柱，雙絃吞入龍口，一珠中分，頷下有篆書，嵌銀「小忽雷」三字，牙軫二面，廣四寸，背正書「臣混手製恭獻，建中辛酉春正書」等字。

大小二忽雷先後入禁中。文宗朝，有內人鄭中丞【中丞為宮中女官。】善彈之。太和乙卯，李訓、鄭注謀誅宦官，宮掖騷亂，始落民間。康熙辛未，曲阜孔東塘農部得小忽雷於燕市，賦詩紀之，即鐫之於兩牙軸下，首詠云：「古塞春風遠，空營夜月高。將軍多少恨，須是問檀槽。」次詠云：「中丞唐女部，手底舊雙絃。內府歌筵罷，淒涼九百年。」東塘歿，為王斗南觀察所得，以轉贈孔泗源太守，而又曾為成哲親王所藏，後歸漢軍繼進龔方伯昌。嘉慶庚辰夏，龔翁自桂林寄贈劉燕庭方伯。未幾，而燕庭嫁女於卓氏，遂為卓所有。海驥相國築小忽雷齋以藏之。久之，亦不能守。光緒丁酉，李文石觀察葆曾見之於都門廠肆，索值千金。尋為貴池劉蔥石參議世珩所得，時蔥石方官京師也。

蔥石既得小忽雷，以為迭經劫火而未遺失，則大忽雷或亦尚在人間，乃百計物色之。宣統庚戌一月，蔥石訪大興張瑞山琴師，與之縱談古樂。瑞山言三百年前，得一古樂器於市，曰大忽雷。蔥石索觀，瑞山為取而彈之，其聲清越而哀。越翌日，蔥石攜

小忽雷訪瑞山，以二器並陳，見其斷紋隱隱，諦審之，覺與舊藏唐雷威、雷霄製琴，斷紋髹漆絕似，益信其為唐物。瑞山知蔥石之喜而欲之也，割愛歸之，於是大小忽雷皆為蔥石所有。蔥石大喜，遂倩閩縣林琴南李孝紓為作《枕雷圖》，而名其閣曰雙忽雷閣。

蔥石更屬沉夔筆題《鳳凰臺上憶吹簫詞》以張之，詞云：「別殿春雷，長門夜雨，玉蔥銀甲當年。恨劫塵甘露，舊譜荒煙。豔說延津一劍，新樂府唱徹瓊筵。【孔東塘得小忽雷，曾作院本以張之。】誰得似，紫雲雙貯，中壘清緣。吟邊，摩挲倦枕，對如此江山，淺醉閒眠。漫覓裳法曲，回首開天。貽我故山詩事，叢桂影曾拂么絃。【小忽雷曾在伊小尹處，後歸繼蓮龕，自桂林寄貽劉燕庭。】知音少，珍琴更攜，【蔥石又藏唐雷威、雷霄製琴，斷紋髹漆，竝與兩忽雷同。】何處成連。」

聽松庵藏竹鑪

無錫惠山聽松庵有竹鑪，明物也，制古而雅。洪武時，聽松庵主僧性海真上入之道行，為時輩推重，日汲泉試茗以自怡。有湖州竹工進曰：「師嗜茗，請以竹為茗具，可乎？」乃遂製鑪，性海示以法。鑪之制，圓上而方下，高不盈尺，織竹為郭，築土為質。土甚堅密，爪之，鏗然作金石聲，而其中歉然以虛，類謙有德者。鎔鐵為柵，橫截上下，以節宣氣候。其外則有為瓶之似彌明石鼎者一，為茗椀者四，則皆以陶為之。

永樂初，性海至虎邱，留以贈潘克誠，自是在潘氏者六十年。成化時，楊孟賢見而愛之，撫玩不已。潘之孫某慨然曰：「如豈珍於昌黎之畫，而吾獨不能歸好事者哉？」乃以畀孟賢。孟賢之兄孟敬取而歸焉。丙申，秦廷韶知之，謂物各有主，鑪固惠山物也，他人何有焉，乃為物色之以歸於庵。乾隆庚子，高宗南巡，王述庵侍郎昶扈蹕至惠山，游庵，見鑪而愛之。顧晴沙觀察時方家居，特仿其式，製一以贈述庵。

或曰，竹鑪在國初已亡失，康熙甲子，顧梁汾舍人貞觀於京師成容若侍衛德齋中所見而攜以歸者，且為贗鼎矣。

《竹鑪圖》，在明有三。一，九龍山人為性海製。二，履齋寫。三，成化丁酉冬吳瑛寫。在國朝，則張宗蒼有奉敕所畫者。乾隆乙亥，圖卷為無錫令邱漣取其解，不戒於火，悉被燬。大吏入奏，高宗親灑天筆，為作第一圖，復命皇六子補第二圖，貝勒弘晝補第三圖，董文恭公誥補第四圖，御製詩章冠於卷首，以還舊觀。

李薊甫藏髹漆椀

臨川李薊甫觀察秉銓嘗於京師琉璃廠肆購一髹漆椀，面徑七寸有奇，口底坦平，四周作連環方勝紋，雕鏤工細，作深赤色，椀底鐫「沉瀛同甌」四字，正書陽文，濃金填抹，古色繽紛，乃明永樂朝果園供御漆物也。李極寶貴之，不輕示人。及官粵西，桂撫為成果亭中丞格，思以漢玉盤易之而不可得，乃集同官為詩歌以紀之。

張叔未藏明沈叔雅宋硯匣蓋

明沈叔雅宋硯，匣蓋朱漆，歲久，古雅可愛。張叔未泊舟由拳里，見於陳氏米肆。肆友陳星九知叔未之愛之也，遂乞其書扇，舉此以為贈。叔雅，明之嘉興人，《珊瑚網》稱其篆隸八分，董文敏《戲鴻堂帖》，摹勒出其手。是此硯必臻神品，惜橫在而珠已亡也。

朱竹垞藏玻璃硯

玻璃在國初尚為珍寶，故袁子才所建隨園，以紫玻璃鑲牕，一時詠之者幾及百人。朱竹垞有玻璃硯一方，大僅如小兒手掌，四緣刻銘識殆遍俱鑲以金，底邊隱隱似水紋，蓋錢牧齋之物也。

報恩寺有琉璃獅子

明永樂時，江寧南城外建報恩寺阿育王舍利塔，高二四丈六尺一寸九分。塔頂以風磨銅為之，口徑二尺六寸。其塔以琉璃為瓦，而嵌獅子於上。咸、同間粵寇之亂，塔燬於火，僅存琉璃獅子一座，為包氏所得，高一尺六寸半，頭距尾長一尺八寸，座寬一尺六寸，全身藍色，爪眼齒皆白色，球及座皆綠色，繩黃色，卷毛亦黃色，耳際微損，餘皆完好如故。

江玉屏見側理紙

江玉屏，博物君子也。嘗適市，見有紙厚半寸許，連疊，揭之，成毬，旁無端縫。人皆不能識，玉屏以為古側理紙也。或謂其得之於鮑滌飲家。玉屏，名立，乾隆時人。

張芑堂藏金粟牋

乾隆中葉，海宇晏安，高宗留意文翰，凡以佳紙進呈者，皆蒙睿藻嘉賞，由是金粟牋之名以著，詞館且嘗以為試題。金粟山有金粟寺，在海鹽縣西南三里，自孫吳康僧開方，歷唐、宋以來，稱大叢林，創設經藏。紙皆堅韌可貴，硬黃複繭，內外皆蠟摩光瑩，以紅絲闌界之。其書為端楷而肥，卷卷如出一手，墨光黝澤如髹漆，可鑒。紙背每幅有小紅印，文曰「金粟山藏經紙」。有數千軸，後人剝取為裝禪之用，零落不存，世所稱為金粟山藏經紙者是也。或云唐時物。然其紙間有元豐年號，則為宋藏無疑。

張芑堂嘗於童時見古書面，多以金粟牋為之，間有作書畫標籤者，而吳上裝潢家大半以偽者代之。明代名流書畫，悉用藏經箋全幅。至國初，則查二瞻輩以零星條子裝冊，供善書者揮寫，可知紙在彼時已不易得，宜今之絕跡於市肆，而仿造者且不佳也。

俞筱甫藏金粟牋

金粟牋有最長者可印五十字，其印稱「許咸熙妻陳五娘等捨藏經紙七千幅」云云。是物近已不可得，況澄心堂所製紙乎？俞筱甫曾藏五枚。

梁山舟藏黃色藏經紙

梁山舟藏黃色藏經紙，朱印二種，一押書，一「慶政錫」四字。

張芑堂藏法喜寺藏經紙

海鹽法喜寺藏經，流傳絕少，惟曾有背紙幾番，為張芑堂所藏，光潔如玉，與金粟牋無異。鈐印有三，一曰法喜大藏，作一行，一曰法喜轉輪藏經，作兩行。陸賈夫曰：「法喜轉輪藏經亦有圓印者。」

宋牧仲藏墨

宋牧仲性嗜墨，珍之如拱璧。官黃州通判時，嘗得墨三六丸，蓋為積歲訪購及張長人所贈者也。長人，廣濟人，名仁熙，牧仲之部民也，嘗言曰：「昔蘇子瞻在黃，於雪堂試墨三六丸，掄其佳者，合為一品，名曰雪堂義墨。歛人吳叔大遂倣其意，作義墨三六丸，雖不免時製，而尚形取象，物料精工。余昔珍藏之，今墨皆散去，而雪堂墨匣猶存。暇日搜牧仲所藏及余家所藏舊墨贈之者，亦得三六丸，因其匣並遺牧仲貯之，亦雪堂遺意也。」又按王朗守會稽，子肅隨之東齋，忽夜有女子從地出，稱玉女，曉別，贈墨一丸。肅方欲註《周易》，因此才思開悟。牧仲判黃五年，構東齋於雪堂之左，著書吟諷其中，今將母樓詩往往稱東齋者是也，亦與古人偶合耳。

三六丸，乃康熙庚戌所得，今記之如下：

方正牛舌墨，有「極品清煙」四字。論墨家多推方氏，幾與小華道人等。牧仲一日謂長人曰：「吾藏墨有方正者。」長人急呼曰：「得非牛舌墨乎？」發視，果然，蓋諸家推方氏以牛舌為最耳。

邵青邱瓜墨，有「青門遺」三字，此絕無僅有者矣，倍價購於舒氏。舒氏以長人為知墨人也，復售之。

程君房、寥天一，為明萬曆庚戌，長人家世藏，經兵火所僅存者。所謂有墨氣無香氣，與于魯反者也。君房墨最有玄元靈氣，而有時寥天一反踞其上，蓋所值工料偶勝耳。

程孟陽古松煤墨，陰有銘，陽有孟陽像。沈珪者，嘉禾人，往來黃山，取古松煤，雜硃漆滓燒之云。韋仲將法孟陽，本此。唐、宋以來，多松煙墨，少油煙墨，故蘇子瞻得油煙墨而寶之。今油煙勝而松煙遂少，即有之，質輕善頽，昏糝耳，此獨佳絕。孟陽者，松圓詩老程嘉燧也，錢牧齋《列朝詩集》中推為嘉定高士，其墨固足傳也。

又松圓閣墨一截，上大書「程孟陽」字。

程君房陳玄墨，製極大，存其碎餘，堅光射人，如小兒目睛可愛。

君房玄元靈氣阿膠墨，明萬曆庚戌，薄甚，重不滿錢。其製一而厚者，長人屢見之，包以綾，文畫牡丹其上，匪亦異今時也。

余端蒙墨精，不知何年製，有墨精緣起，載明皇所見甚悉，極香，亦非近時物。

汪仲嘉公孫合造李法墨，有「百年如石，一點如漆」二語。李法二字，近墨家多用之。

汪仲嘉山灶輕煙復古墨，萬曆丙午。

方于魯青麟髓小墨，有「世寶」字，近程鳳池遂以世寶名第一墨。

于魯、寥天一墨一截，青麟髓，為于魯第一墨。長人見其數種，製各不一。有方者，正畫一麟，多用熊膽，舐之甚苦。舌形者，橫作龍形者，龍纏身，而銜珠於其口者，有云于魯超世之墨者。長人有于魯九玄三極墨，與君房墨並藏兵火中，先人手澤也。贈牧仲矣，再索視之，云為好事者奪去，惜哉！于魯初執事君房家，已自為墨，遂狎主齊盟，不相下，至訟於官。嘗以贖者應郡守古某之重購，古怒，請驗於汪左司馬，逮而笞之。邢子愿號知墨，每云：「于魯規模色澤勝耳。左司馬羞愧，《太玄》、董狐，或別有祕，合為司馬出一瓣香，未可知也。」要之，幼博、君房俠于墨，意專在名。于魯多為利，利則真贗雜出無疑矣。君房墨有次第，而煙皆佳，至最下，為妙品，亦足當上乘，此兩氏之別乎？

潘方凱開天容墨，明萬曆庚戌，如韋軒寶藏。長人舊有數種，方圓不同，皆漱金，亦檢以贈牧仲。牧仲所自藏，金退矣，殆藏之未得其道也。

汪季常一莖草墨，明萬曆庚戌。

葉環源玉髓墨，形小圓，陰書「環源」，陽書「玉髓」四字耳。又一種形方，上畫奎像，亦精絕。董香光生平好用環源墨，環源遂大知名。

吳幹古秋葉墨。

吳玄象紫雪墨，亦數種，有「玄朽之精」、「原始之液」、「九轉百煉神明紫雪銘」。茲所列，乃櫟社居士家藏者。紫雪形模皆質古，當明天啟時，百昌以富，巨萬賈禍，宜不惜物力為墨。其真者不在程方下，近所擬，乃俗甚。

吳去塵墨一截，不知何人製。去塵在啟，禎時，始為博古新樣，品目六種，炫耀光景，較之君房，土羹而象箸，大抵效法邵格之所為者。然形式既殊，物料絕勝，其案頭捉刀，遂復寥寥不可多遭。久索，乃得此以奉牧仲。去塵所藏頗侈，今乃若海上三山，世變使然耶？

黃賓、王龍文雙脊墨，明萬曆辛亥，有銘，自書放言居士，東林所稱黃正賓者是也。

紫雲閣藏墨，上書壬寅春製，不知姓名，亦精甚。

吳君章太紫重玄墨，守玄居監製，世傳其天峰神物佳，長人見之，謂亦松煙之類焉者。

方澹玄非煙墨，明萬曆癸丑，舊見其《墨說》。

吳喬年知止堂柔翰齋墨，明萬曆戊午，圭形。

詹雲鵬金盤露墨，作落花流水製，漱金。舒小康以壽長人者，後贈牧仲。

德藻堂水蒼玉，上書季園墨。

吳蓋卿寫經墨，小不盈寸，上書《心經》一卷。此等殊不異，葉柏叟輩亦倣此，所刻《心經》，更楷。

群玉冊府大圓墨，不知何人製。

朱一涵雙淳花光墨，鳳文，漱金，銘曰：「日中黑帝澄玄淳，月中墨帝淳屬金，是曰雙淳。雙淳之精，澹漠無形，宰萬物而天下文明。」此一涵第一墨，長人舊多藏之。

汪美中一莖草墨，明天啟甲子。

吳叔大天琛倣古箸小墨。

軟劑天琛倣承晏墨。

新安上色墨，亦天琛，此玄栗齋第一墨。其所倣雪堂義墨，皆以天琛行。

涂伯經龍寶墨。

吳鴻漸漱金青麟髓墨。

吳鴻漸玄虬脂桑林里第一墨。

自朱一涵至此八墨，皆時製，所謂檜以下無譏者也。然時墨亦有絕佳者，如鳳池世寶、葉玄卿太乙玄靈柏叟，最上乘，不可勝數，亦當旁搜以資著書之用。

越四年而為康熙甲子，牧仲於人日，檢笥中所續得者，又三四九，今亦記之如下：

止雲館寫經墨，一面「方氏珍藏」，兩旁「彥成專製」，萬曆丁未明一元造，上漱金字嵌珠，重四錢分。

寥天一，下畫一主人方印，一面「汪伯玉銘建元墨」，旁「辛丑」字，重二錢一分。

草玄亭墨，旁「庚戌吳汝修製」楷書，一面雙螭嵌珠，上倒「香」字小圓印，漱金，重二錢三分。

龍香劑，說虎齋藏，上「庚戌」字，灑金嵌珠，重三錢二分。

龍香劑，一面「〇笏齋」篆書，兩旁「明萬曆甲辰年歙吳康虞造」行楷，重四錢五分。

墨皇，一面「汪儒仲藏於快雪樓上己未」字，楷書，重一錢七分。

方于魯瑞元極品，漆成斷文，重七錢五分。

玄蟬露，一面「精一齋藏」，上「辛亥」，楷書，漱金，重二錢四分。

來喜閣製墨，下「覺我」方印，「萬曆己未」楷書，墨首兩面盤螭，如古碑，重一錢三分。

九玄三極，一面「建元」二字，楷書，式甚奇古，重一錢八分。

義蒼篆墨，「絨麟齋藏」，篆書，「歙方于魯倣易水法造」，楷書，一面「龍文子封氏督製」小字，漱金嵌珠，重四錢二分。

玄元靈氣，下「程幼博」方印，一面程大約銘上「庚戌」字，旁「君房氏」三字，薄甚，重二錢一分。

觀妙齋墨，一面「吳肇一製」，旁「萬曆王子」，楷書，漱金嵌珠，重二錢四分。

玄玉，一面「吳雲卿珍藏」，八分書，重三錢六分。

青藜光，一面「蘊真閣藏，歙方林宗製」，上為「朱太史先生珍賞」，上下雲頭，方印「林宗」二字，重四錢六分。

空賞齋墨，楷書，漱金，上嵌珠，重二錢三分。

祝彥輔九玄三極，楷書，邊微高，重二錢一分。

函一墨，下「尚友齋」印，一面「曹和初製」，重一錢七分。

玄精，一面「閒道人」三字，八分書，下「東岡」印，落花流水式，塗金，重二錢。

寥天一，一面「吳玄象監製」，楷書，上下作雲頭，重二錢二分。

雙淳花光，一面朱一涵銘，八分書，漱金漆邊，重九錢二分。

爽閣墨，一面「王戌大年氏藏」，灑金，圓而扁，闊一寸，長倍之，重三錢六分。

虛白齋墨，一面「王戌年製」，行書，灑金線邊，上圓，重四錢二分。

吳大年做李法，一面「水華居珍藏」，上「壬戌」二字，漱金線邊，重二錢八分。

野弦堂藏墨，一面「崇禎元年」，楷書，圓印有「家」字，方印「浚明」字，重二錢一分。

延陵吳元養墨，篆書，旁「崇禎年造」，楷書，鎮紙式，重一錢四分。

右墨二□六笏，牧仲得之遼左張秀升，秀升曾為新安太守。

大圓墨，「一池春綠」四行書字，一面盤螭戲水，上旁「小華逸史」，又「水雲居製」，楷書。重一兩五錢五分，以粵紗易之於米編修紫來。

極品墨半笏，下隸書不全，一面「海陽」草書字，當是邵格之製，重五錢二分。

當朝一品墨半笏，花邊，一面仙人吹簫立黿首，重五錢二分。

以上二墨，牧仲因其從子子靜而轉得之。

文嵩友墨，隸書，下「葉向榮珍藏」，「向榮」小印，一面牡丹雙鳳，旁「萬曆丙辰年造」，上大千氏楷書，宣城袁士旦贈牧仲，重三錢八分。

赤水珠，兩面雙螭盤繞，旁「柔翰齋」三篆字，上有小銅環，為新安程山尊扇頭物，解之以贈牧仲，重二錢。

玄芝墨，壽星文，一面楷書銘，舊為漢陽熊次侯太史贈牧仲，為其兄存實所奪，故僅存一段，復從其從子子靜得之，重四錢二分。

玄璧，下「程氏君房」印，一面盤螭，上妙品，字漆色如新，麻城劉子貞贈牧仲，重九錢。

吳去塵墨，一面太極圖，一面百子文，上盤螭紐，旁「去塵監製」小字，亦山尊所贈牧仲者，重一錢二分。

麻孟璫好古墨

宣城麻三衡，字孟璫。好古墨，藏弄甚富。嘗謂往見故家所蓄，多古香可掬，研之，栗栗起藍煙，自是北地松煤也。

吳念湖藏石綠餅

石綠餅，明供御物也，徑二寸，厚四分，面文曰「龍香御墨」，背曰「大明隆慶年製」，皆正書，輪旁朱篆「重三兩八錢」五字。乾隆壬子，吳念湖司馬得之曲阜桂未谷大令馥處。錢塘吳秋漁太守昇時客泮南，為賦詩云：「鸚鵡山南白雲子，銅精熏作翡翠羽。芙蓉搗汁麝屑膠，大白深凹三萬杵。承平天子慕開元，龍香新劑翻松丸，祖母綠裁圓鏡樣，亞姑青印小茶團，龍賓□二埋塵下，冷翠猶磨銅雀瓦。柿葉書成伴廣文，楊枝買後隨司馬。相逢為出豹皮囊，古璧一規寒放光。賈胡欲攫眼空碧，上品只許收元霜。雙螭蟠面金塗字，外內朱文錄款識。年號分明銖兩真，內家製造精無二。梅花祕閣珊瑚匙，想見薇香滴露時。不是官方修綠黛，肯教梳篋瀾紅紋。三百年來離畫筆，一朝月魄飛蒼色。從今說餅亦充饑，何須郵字珍唐墨。」

張叔未藏高麗墨

高麗國墨有「翰林風月」四字，填金，松鶴填青黃朱色。嘉慶己巳張叔未購之於京都舊肆。

王灼齋富藏墨

富山王太僕，字灼齋。有墨癖，所藏隳糜，自唐以來，可數百計，珍若拱璧，不輕示人。咸豐戊午春，粵寇擾浙，倉皇奔避，未及攜行。師退亟歸，則名煤千笏，已融於釜，刷印文告矣。王驟睹之，撫膺號痛，如喪考妣。

劉鐵雲藏龜甲牛骨

光緒己亥，河南安陽縣四五里之小屯，有鄉人見地墳起，掘之，得龜甲，與泥相黏，結成團。浸水中，或數日，或月餘，始漸離析。然後置之盆盎，以水盪滌之，可兩三月，文字始得畢現。同時所出，並有牛脛骨，頗堅緻。龜甲一種，色黃者稍堅，色白者略觸即碎，不易拓也。

龜甲既出土，為山左賈人所得，寶藏之，冀獲善價。庚子，有范某者，挾百餘片走京師，自炫以求售。王文敏見之，狂喜，以厚值留之。後有濰縣趙執齋得數百片，亦售歸文敏。未幾，拳亂起，文敏殉難。王寅，其哲嗣翰甫觀察季烈售所藏，償夙逋。龜甲最後出，計千餘片，為定海方藥兩所得。范別有三百餘片，則以歸劉鐵雲。趙又為奔走齊、魯、趙、魏之邦，凡一年，前後收得三千餘片。丙午、丁未間，又屢有所獲。總計所藏，約有一萬五千餘片，惟其後時有散佚，迄宣統辛亥，則所存者僅八千餘片矣。

毛錐之前為漆書，漆書之前為刀筆。小篆□字，漆書筆也，以手持□象注，漆形。蓋漢人猶得見古漆書，若刀筆，無見之者矣。是以許叔重於古籀文，必資山川所出之彝鼎。不意二千餘年後之人，轉得目睹殷人刀筆文字也。

以六書之旨推求鐘鼎，多不合，再以鐘鼎體勢推求龜甲之文，又多不合，蓋去上古愈遠，文字愈難推求耳。

龜甲可識者，干支而已，如甲申□□，【此議別言四□三葉第四片也，下倣此。】乙酉□□，丙寅□□，丁卯□□，戊午□□，己亥□□，庚戌□□，辛丑□□，壬辰□□，癸未□□。惟巳字不見，其百□三葉第四片，髣髴辛巳，是否未敢定也。

龜甲雖皆殘破，而卜之繇辭，文本甚簡，往往可得其概。如丁酉卜大問角，丁亥形日□□，庚戌卜哉問兩，帝不我□□之類。若百二□七葉左行曰「庚申卜厭問歸好之子」，右行曰「辛丑卜厭問兄之母庚」，凡兩段，皆完好。兄，疑即況字。

凡稱問者，有四種，曰哉問，曰厭問，曰復問，曰中問。中字作「□」。哉、厭兩問最多，疑哉為初問，厭為再問，故《詩》曰：「我龜既厭，不我告猷。」言我已再問而龜不我告也。其稱甲子，有與後人不同者，如乙子卜□□，今己子月不兩□□，癸子卜厭問，應父卜□□之類。其稱乙子、己子、癸子者，皆後世所無也。

鐘鼎之有象形者，世皆定為商器。此於車馬龍虎犬豕豚等，皆象形也。其他象形之字甚多。鐘鼎有立戈形，此「戊」「戌」二字皆本文。然則立戈者，有戊邊之意，「戊」「戌」二字，皆由戊字來也。

□□兩字象形，□角字亦象形。石鼓文「君子云獵」，獵字下或云從角，與此正同。凡問角，皆為兩陽事。《春秋傳》「龍見而雩」。雩，雨祭也。龍東方蒼龍七宿，角實為之首也。

象形之字既多，可知其為史籀以前文字。何以別其非周初，觀其曰問之於祖乙□□，問之於祖辛□□，乙亥卜祖丁□五牢□□，辛丑卜厭問兄於母庚□□，祖乙、祖辛、母庚以天干為名，實為殷物之確據也。

字見杞伯每父敦，□字疑其象形，以與鼎彝文相近也。應父當是掌卜者之名，故稱應父卜者甚多。其卜占二字，往往加□以為識別，未詳其誼。

龜甲、牛骨兩種，牛骨居□之一二。蓋古人之卜，不盡用龜，有雞骨，有羊脾骨，有牛脛骨。此龜甲之中，雜有牛骨，刻文正同，則殷時固已有之。其第四哲嗣季英學部大紳嘗言，古人所用之龜，皆全形，所以成碎片者，乃鄉人耨鋤所損耳。

鐵雲以示羅叔蘊，叔蘊乃從而論之曰：「金石之學，至本朝而極盛。咸、同以降，山川所出瓌寶日益眾，如古陶器、古金銀、古泥封之類，為從來考古家所未見。至光緒己亥，而龜甲牛骨迺出焉。此物為唐、宋以來載籍之所未道，不僅其文字有裨六書，且可考證經史也。」

古卜筮之制，故書散失，其儀式多不可考見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載著龜□五家，都已散佚，惟《周官》及《太史公書》，尚得其略。今依據兩書參以目驗，有所是正於經史者凡四事。

一曰灼龜與鑽龜。古人灼龜用荆，謂之焦，【《史記·龜策傳》：「灼以荆儀。」《禮·士喪禮》：「楚焯置於焦。」注：「楚，荆也。」《周官·華氏》注：「焦，謂灼龜之木也。」】又謂之焯，又謂之煖，【《士喪禮》：「楚焯置於焦。」《華氏》：「遂吹其煖集契。」焯，灼龜火，或作煖。】取明火以灼龜。【《華氏》：「凡卜，以明火蒸煖。」注杜子春日：「明火，陽燧取火于日。」】其灼也，必焦黑，【《卜師》：「揚火以作龜，致其墨。」注：「致其墨者，熟灼之。」】此灼龜之可考者。鑽龜，一曰作龜，【《大卜》作龜注：「作龜，謂鑿龜。」】鑿龜用契，【《華氏》：「掌其煖契。」注：「契謂契龜之鑿也。」】

】此鑿龜之可考者。蓋古人之卜，先鑽後灼。鑽與灼自是兩事，本自分明，故《龜策傳》曰：「卜先以造灼鑽，鑽中已，又灼龜首各三，又復灼所鑽中。」此鑽先灼後之明證。今驗之新出之龜甲，其鑽跡作○狀，大如海松子仁，以利刃鑿之之痕可辨認，或一或二，灼痕或即在鑽旁。或去鑽痕稍遠，灼痕員形，略小於鑽跡，此又鑽與灼為二事之實驗。乃經注家多誤併鑽與灼為一，如《華氏》「掌其燠契。」注：「《土喪禮》，楚焯置於燠，焯即契，所以灼龜。」《土喪禮》注：「楚，荊也。荊焯所以鑽龜灼龜。」《正義》：「古法，鑽龜用荊，謂之荊焯。」殊不知灼龜用焯，鑽龜用契，混契與楚焯為一者，誤也。且不僅箋註家如此。《周官·卜師》：「揚火以作龜。」其語亦未明了。此箋注家致誤之所由來，非實見鑽與灼之跡，殆不能發見其謬誤，此是正之一端也。

二曰鑽灼之處。古人灼龜，其部分不甚明了。《周官·大卜》：「眡高作龜。」注：「眡高以龜骨，高者可灼處，示宗伯也。」龜之骨近足者，其部高云云。茲驗之今日所出故龜，其鑽灼處皆在腹內之澀面，而不在腹下光滑之處，【骨亦然。】殆以光滑之處難灼也。其部分則或偏或正，式不一，此又可據目驗補經史之缺者二也。

三曰卜日之龜策。傳載卜禁日云，子亥戊不可以卜。今證之故龜文字，則以此數日卜者甚多。或此禁忌，乃有周以後之說，而今日出土之龜，尚在夏、殷時故邪？此又可以之補正史記者三也。

四曰骨卜之原始。古經史不言骨卜，惟楊方《五經鉤淵》。【《初學記行》】言東夷之卜用牛骨。茲驗之今日所得故骨，皆為牛脛骨，其文字既與龜同，且與龜同出一處，其為同時物無疑。可知三代時，我國久用骨卜，特書闕有間耳。此又可補經史之脫佚者四也。

至其文字之締造，與篆書大異，其為史籀以前之古文無疑，為龜甲、牛骨乃夏、商而非周之確證。且證之經史，亦有定其為夏、商而非周者。《周官·占人》：「凡卜筮，既事，則繫幣以比其命。歲終，則計其占之中否。」注杜子春云：「繫幣者，以帛書其占，繫之龜。玄謂既卜筮，史必書其命龜之事，及兆于策，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。」按無論如杜說為書占於帛，繫之於龜，抑如鄭說為書辭於策，繫之於帛，均足證周人非逕刻辭於龜可知。今逕刻文於龜，其非周制而為夏、殷之制，顯然可見。且更有足證者，《史記·龜策傳》：「夏、殷欲卜者乃取著龜，已則棄去之，以為龜藏則不靈，著久則不神。至周室之卜官，常寶藏龜著。」由是觀之，周人之卜，一龜不僅用一次。今逕刻辭於龜，其為一用即不再用可知。此均足為夏、殷之龜而非周龜之確證，鐵案如山，不可移易焉矣。

羅叔蘊藏龜甲牛骨

羅叔蘊知劉鐵雲藏有龜甲、獸骨，其上皆有刻辭，因從愚鐵雲拓墨，為選千紙付影印，並就《周禮》、《史記》所載，為之考證，復經瑞安孫仲容主政貽讓、日本林泰輔學士相與考訂，援據賅博。未幾，而叔蘊又以退食餘晷，盡發所藏拓本，更從估人之來自中州者，博觀龜甲、牛骨數千枚，選其尤殊者七百枚藏之。並詢知發見之地為安陽縣西五里之小屯，其地固武乙之墟也，又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諡□餘，乃恍然悟此卜辭者，實為殷室王朝之遺物。其文字雖簡略，然可正史家之違失，考小學之源流，求古代之卜法，蓋實殷、商之貞卜文字也。

不寧惟是，且尚有數事足資博聞者。一，於此可知書契之形狀。倉頡之初作書，蓋因鳥獸蹄迹之跡，知最初書契，必凹而下陷。契者，刻也。【《荀子》之「鏗」，即契之後起字】小而簡冊，大而鐘鼎，莫不皆然。故龜卜文字，為古人書契之至今存者，其可珍貴，殆逾漢、唐人之墨蹟。文字之小者，不及黍米，而古雅寬博，於此可見古人技術之工眇，更逾於楮墨。抑三代之時，尚為銅器時代，甲骨至堅，作書之契，非極鋒利不可。是可知古人鍊金之法，實已極精也。二，於此可知古人文字之行款讀法。卜辭文字，或右讀，或左讀，更有顛倒參錯讀之者。叔蘊所藏龜甲，文曰「癸子卜貞王」五字，分二行左讀。其左又有「癸匕」二字，倒書之。又有「辛卯貞□」四字，為二行。「辛卯」二字順書，「貞□」二字逆書。又書□一月作□□，□二月作□，□三月作□□。又「貞之于父卯犬羊三」，其行次作「貞之犬。」【首行。】「于三父」，【次行。】「卯羊」。【原文三行，行三字，左讀。】如此者甚多。三，於此知古器多塗朱墨。叔蘊所藏龜甲、牛骨，文塗朱者甚多，【但亦有文字數段，獨朱塗其一二段者，此殊不可解。】其塗墨者至罕，叔蘊所藏，一二枚而已。叔蘊又有所藏古陶尊，【亦洹水之陽出土，殆亦殷器。】塗朱亦未滅。端忠愍所藏古玉刀亦然。且漢之瓦當，亦有塗朱者，其意雖不可曉，要知此風自殷商已然矣。

貞，問也。《周禮·春官·大卜》：「凡國大貞，卜。」鄭司農曰：「貞，問也。國有大疑，問於蓍龜。」

叔蘊所藏龜甲、牛骨，凡三萬餘片，有鑽有鑿。鑽形圓，鑿形橢圓。【胡煦曰：「卜先用契刀開龜，為方形。」今契形或圓或橢圓，胡說誤也。】又有鑽而復鑿者。蓋灼處欲其薄，乃易坼也。大率龜甲皆鑿，未見有鑽者。牛骨則鑽者□之一，鑿者□之九。